

春秋時代綴以「汭」為名之地考察—— 兼談〈曾侯與鐘〉「汭土」問題

陳炫璋*

摘要

春秋時代以「汭」為名的點，絕大部分是出現在南方楚文化區域較多，可能與南方水系較密集，河流交匯處較多有關，僅有二處的汭是指中原地區，如渭汭及洛汭。考察春秋時代以汭為名的點，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四種情況：（一）河流交匯處所形成的隈曲地（二）河流與湖泊的交匯處（三）河流以北之隈曲處（四）其他（位置無法確指者）。汭不僅限於河流交匯處而已，還可擴大為河流以北之隈曲處，如洛汭即是這種情況。至於〈曾侯與鐘〉之「汭土」，從曾國的銅器分布及西周初年的都城考古情況來看，汭土當指在漂水與潁水交匯處一帶所形成的隈處，而其都城廟臺子遺址也在此地不遠之處，其情況可屬河流交匯處所形成的隈曲地。依文獻的命名習慣，此交匯處當可稱為「澗汭」。

關鍵詞：春秋、汭、交匯、河流、汭土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一、前言

春秋時代常見綴以「汭」為名的點，尤其是《左傳》中綴以「汭」為名的點就達十條，茲將相關的材料按時間順序羅列於表一。楊伯峻（1909-1992）《春秋左傳詞典》對汭的解釋為「水口，水屈折流處。」¹ 在各條與汭有關的地名，其說法又可歸納為以下幾種情況：1. 兩河交匯處、2. 水曲流處、3. 純以地名解、4. 水名。另外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對汭的解釋基本上跟楊伯峻差不多，僅是個別地點的解釋不同而已。² 關於汭的性質，學者雖然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如李成有專文探討，³ 但並未對個別汭所在位置進行細究，甚至過去對於部分汭地位置也有疑點，這也是本文所要再進一步處理的課題。另外，出土的〈曾侯與鐘〉（NB0488，春秋晚期）中也出現與「汭」字相關的「汭土」一詞，此「汭土」意義為何？位置又在哪？本文最後也將針對此條資料進行考證。

表一：春秋「汭」字一覽表

汭名	《左傳》出處	相關文獻
漢汭	莊公四年	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渭汭	閔公二年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滑汭	宣公八年	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雒汭	昭公元年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

¹ 楊伯峻、徐提編，《春秋左傳詞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27。

² 分見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296；683；741；754；761；768；947；1268。

³ 李成，〈初探汭字在《尚書》、《左傳》中的解釋〉，《語文學刊》2011年第9期，頁87-88。

		「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夏汭	昭公四年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咸尹宜咎城鍾離，薳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夏汭 羅汭	昭公五年	1.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啟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 2. 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
豫章 之汭	昭公二十四年	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沙汭	昭公二十七年	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淮汭	定公四年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桐汭	哀公十五年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 ⁴

⁴ 以上表格內容出處，依序分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冊6，卷8，頁140；卷11，頁189；卷22，頁379；卷41，頁701-702；卷42，頁733；卷43，頁748；卷43，頁749；

二、「汭」義考

汭，《說文·水部》：「汭，水相入兒。从水內，內亦聲。」清人段玉裁（1735-1815）說：

水相入兒者，汭之本義也。《周禮·職方》之汭，即《漢志》右扶風汭縣之汭水名也。《大雅》之汭，亦作芮。毛云：「水厓也」。鄭云：「汭之言內也」。《尚書》媯汭、渭汭，某氏釋為水北。雒汭，某氏釋為雒入河處。《左傳》漢汭、渭汭、雒汭、滑汭，杜氏或云「水內也」，或云「水之隈曲曰汭」，大意與《大雅》鄭箋相近。⁵

胡渭（1633-1714）則調和「水相入」與「水之隈曲」兩說：「汭，水相入與水之隈曲曰汭，二義適相成而不相悖。蓋兩水相入，其水會襟帶處，必有限曲。」⁶ 至於何以要以二條河川的交匯處來稱「汭」？王筠（1784-1854）說：「小水歸大水曰入，比長絜大而相入者，則別其名曰汭也。」⁷ 另外經師對汭又有另一種看法，《尚書·禹貢》：「涇屬渭汭」，偽孔傳：「水北曰汭」，孔穎達疏：「《詩》毛傳云：『汭，水厓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⁸ 《小爾雅·廣器》即承此說：「水之北謂之汭。」王煦

卷 51，頁 886；卷 52，頁 907；卷 54，頁 950；卷 59，頁 1034。

⁵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 年），第 11 篇上，頁 950。

⁶ 〔清〕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錙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卷 10，頁 307。

⁷ 〔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 21，頁 429。

⁸ 〔漢〕孔安國注，〔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 1，卷 6，頁 86。

(1758-?)云：「按諸家或訓內或訓曲或訓北，說各不同，其實皆一義也。經傳所載，凡言水之北皆曰內。」⁹

至於近人對於汭字的看法為何？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水口，水屈折流處。」¹⁰ 向熹《詩經詞典》：「水邊向內凹處；水涯。」¹¹ 陳克炯《左傳詳解辭典》：「兩條河相交會的地方。」¹² 張保見說：「故兩水合而東流名之曰汭也。又二水交流而下亦專名為汭也。」¹³ 黃金貴說：「可見汭必是地勢較低，生長茂草之地，於是作為水岸，必指河流彎曲交匯處形成、較低的堆積岸，即凸岸。」¹⁴ 黃金貴的說法即是清人胡渭之說。綜上所述：先秦綴以汭為名之地基本要件是位於水流交匯處，入與內古字相通，¹⁵ 故「汭」之本義或指兩水相入處。且河流交匯處多曲隈，形成獨特的地貌形式和地理景觀，因而引申有曲隈、涯岸義。其次，在命名上大都用匯入主流之支流來命名，不過實際上仍有例外之處。至於汭的另一種情況可指水北之地，即河曲的凸岸（堆積岸，見圖一）。當「人面向南，在人站立的這一岸為『內』岸，也就是凸岸為內岸」，¹⁶ 此凸岸在部分文獻中亦稱「汭」。原本汭必須位於兩河交匯之曲隈處，之後即便只是位於河曲的曲隈處（凸岸）亦可稱「汭」，然而這種命名情況僅見於中原地區一帶。至於河曲的凹岸在文獻中則稱「澨」，¹⁷ 田成方進一步說：「『澨』的生成需要水

⁹ 黃懷信，《小爾雅匯校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頁461。

¹⁰ 楊伯峻、徐提編，《春秋左傳詞典》，頁327。

¹¹ 向熹編，《詩經詞典（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427。

¹²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741。

¹³ [宋]王應麟撰，張保見校注，《詩地理考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91。

¹⁴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45。

¹⁵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851。

¹⁶ 王克陵、潘晟、孫小珂，〈釋「澨」——中國先秦時期河曲地貌的述稱〉，《中國科技史料》2002年第1期，頁78。

¹⁷ 王克陵、潘晟、孫小珂，〈釋「澨」——中國先秦時期河曲地貌的述稱〉，頁78。此資料感謝審查委員提示，今依審查意見補充說明。

流對河岸的更強烈沖蝕，故諸『澨』很可能多位於河流交匯之地。水流侵蝕堆積的泥沙，在侵蝕岸形成較高的自然隆起，這種地貌在廣泛的意義上也可稱作自然堤，但兩者又有明顯的區別。」¹⁸「澨」的問題學者已有相關的討論，惟「汭」的問題還有許多爭議，故以下筆者就春秋時代與「汭」有關的材料作逐條考證。

三、《左傳》中綴以「汭」為名之地考察

（一）漢汭考

杜預（222-285）注：「汭，內也，謂漢西。」孔穎達（574-648）疏：「莫敖既與隨侯盟，且又請隨侯與楚為會禮於漢水之汭，而我還楚也。隨侯畏楚，遂從莫敖為會禮。會訖，隨侯因濟漢還國，而後發王喪也。」¹⁹有關漢汭的位置，杜注僅說漢水之西，未指出具體的點，清人對此反而有較清晰的解釋。高士奇（1645-1704）說：「此漢汭乃襄陽以南至承天之漢水也。自襄陽至承天七百里，自承天至沔陽七百里。」²⁰江永（1681-1762）說：「漢汭者，漢水入江之處，今漢陽府漢陽縣是也。」²¹顧棟高（1679-1759）說：「自襄陽府城以南至安陸府城西，凡七百里，通謂之漢汭。」並說：「此漢汭乃襄陽以南至安

¹⁸ 田成方，〈春秋時期「澨」的分布區域及其人文地理學內涵〉，《襄樊學院學報》2009年第9期，頁22。

¹⁹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8，頁140。

²⁰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冊3，卷8，頁360。

²¹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4，卷252，頁36。

陸之漢水。」²² 近人楊伯峻說：「此時楚尚未有漢水，楚在漢水之西，隨在漢水之東。」²³ 陳克炯則說：「疑為漢水與蠻河會合處。在今湖北鍾祥縣北。」²⁴ 石泉主編《楚國歷史文化辭典》說：「今人或疑在漢水東岸的湖北鍾祥縣境一帶。」²⁵ 黃鳴說：「此處的漢汭，應指漢水中游，尤其是由今宜城到鍾祥之間的漢水河段西側，為楚國莫敖與隨侯盟會之地。」²⁶ 筆者認為以上諸說中，將漢汭定在漢水中游一帶應當是較符合歷史情況，至於具體位置為何，這裡茲考證如下。

根據學者的研究，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曾國疆域主要在三個區域之間：漳河上游地區、滾水中上游地區、涇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區。²⁷ 黃鳳春則進一步認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的曾國疆域是「西北可至河南新野一帶，北沿桐柏山南麓，南沿大洪山北麓，迤東至廣水市東南楊寨鎮，域括新野南部、棗陽東北部、京山東北部、隨州全境、廣水市的大部、安陸市的北部及孝昌的一小部分。」²⁸ 同時根據考證，西周中晚期以後曾國的都城可能就是臨近隨州安居澁水邊的安居古城，即當時鄂國的舊都，²⁹ 故《左傳》才記載楚國在澁水上架橋梁以渡河，顯見當時的曾國都城所在地應離澁水不遠。筆者認為江永將漢汭定位在漢水入江之處，離曾國區域較遠，較不可從。值得注意的是，「漢汭」一詞亦見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中：

²² [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84。

²³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64。

²⁴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768。

²⁵ 石泉主編，《楚國歷史文化辭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18。

²⁶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頁168。

²⁷ 張昌平，〈曾國的疆域及中心區域〉，《商周時期南方青銅器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228。

²⁸ 黃鳳春、黃建勳，〈關於曾國的政治中心及其變遷問題〉，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頁284。

²⁹ 黃鳳春、黃建勳，〈關於曾國的政治中心及其變遷問題〉，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考古發現與研究》，頁286。

江陵水行，行夏水到漢汭，漢汭上到涪口，千六百六里。³⁰

辛德勇認為簡文所說的漢汭「正應當是漢水與夏水匯合之處，而絕不應該是長江岸邊漢水（沔水）注入的地方。」³¹ 至於簡文的涪口，為涪水入漢水之處，其地在襄陽樊城東側張灣一帶。³² 按照文獻對汭的命名習慣，若是夏水匯入漢水之處，當名「夏汭」才是，辛德勇解釋說：

沔（漢）、夏兩水交匯之後，便可統稱為夏水。相應地，其匯入江水之處，則謂之「夏汭」，而不是「沔汭」或者「漢汭」（若就水口言之，沔、夏兩水合流入江之處則謂之「夏口」），今此《簡冊》也記有這一「夏汭」（04-212，04-210），可證秦時已用同樣方式稱謂這一地名。這樣一來，也就意味著可以把夏、沔兩水（或稱夏、漢兩水）的交匯，理解為沔水（或稱漢水）匯入夏水，從而也就可以把這兩條河流交匯的地方稱作「沔汭」或是「漢汭」。³³

同時根據辛德勇所畫的「秦南郡交通路線示意圖」（圖二）來看，漢汭所在的位置當接近沔陽處。但秦簡的漢汭是否即《左傳》漢汭所在，筆者認為是否定，其理由簡述於下：

一、據清華簡《楚居》簡七的記載，楚武王後來徙居疆郢。目前學界對疆郢之地有二說：（一）黃錫全認為是安陸府鍾祥縣郢州故

³⁰ 釋文參見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石室牘言》（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94。

³¹ 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石室牘言》，頁96。

³² 晏昌貴，〈北大藏秦水陸里程簡冊所見的漢江水道與津渡〉，收入樓勁、陳偉主編，《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頁58。

³³ 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石室牘言》，頁95-96。

城。³⁴（二）笄浩波認為疆郢在宜城郭家崗遺址。³⁵ 筆者認為黃錫全的說法較不可從，此地位處漢水東岸，與《左傳》莊公四年：「濟漢而後發喪」之記載不符合，故以第二說較有可能。

二、根據文獻的記載，當時楚國的行進路線是：楚都（宜城）出發→櫛木之下（楚武王〔？-690 B.C.〕卒）³⁶→楚軍進逼至澆水→相會於漢汭（與隨侯〔？-？〕相會於此），最後濟漢水返回宜城。因此若將漢汭定在沔陽一帶，那麼楚軍的路線將會呈現圖三的情況，路線顯得相當迂曲，故沔陽一帶的漢汭當與《左傳》漢汭位置不同。

三、過去石泉曾對古夏水匯入漢水處加以考證，其得出的結論是：「古夏水當流經今宜城南境、鍾祥西北境，可能在今鍾祥西北境豐山口稍南處流入沔水〔按即漢水〕。」³⁷ 若依石泉所考訂的位置來看，那麼楚軍的路線當如圖四。此方案行進路線就較圖三合理些。

綜上所述，漢汭當解作夏水和漢水交匯處。考量整個楚軍的作戰行進路線，《左傳》之「漢汭」並非在秦簡的漢汭，而是在今鍾祥西北境豐山口稍南處古夏水與漢水交匯處。

³⁴ 黃錫全，〈楚武王「郢」都初探——讀清華簡《楚居》札記之一〉，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研究》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268。

³⁵ 笄浩波，〈多維視野下的春秋早期楚國中心區域——清華簡《楚居》之楚王居地考〉，《長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17年第4期，頁34。尹弘兵最早指出郭家崗遺址與文獻所記春秋楚郢都的地理形勢最為符合。見尹弘兵，〈楚國都城與核心區探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47。趙平安亦持相同的見解。見趙平安，〈試釋《楚居》中的一組地名〉，《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續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206。

³⁶ 關於櫛木位置，《春秋大事表》載：「今安陸府治鍾祥縣東一里有櫛木山。一名武陵，以楚武王卒于此因名。」見〔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841。黃錫全則進一步認為櫛木位置在鍾祥市莫愁湖西南角。見黃錫全，〈楚武王「郢」都初探——讀清華簡《楚居》札記之一〉，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研究》第一輯，頁269。

³⁷ 石泉，〈古夏水源流新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續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76。

(二) 渭汭考

關於渭汭位置，杜預注：「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³⁸ 清人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說：「渭水入河處乃虢之西境也。」³⁹ 這裡的虢是指南虢。馬世之說：「南虢的統治地域，包括今河南三門峽市、陝縣、盧氏、靈寶、山西平陸（下陽）、陝西潼關（渭汭）等。」⁴⁰《後漢書·西羌傳》：「後九年（案即僖公二十二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允姓戎遷于渭汭，東及轅轅。」⁴¹ 這裡的「允姓戎」當為「姜戎」。允姓之戎與姜戎易混淆，《左傳》襄公十四年杜預《集解》：「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⁴² 清人全祖望（1705-1755）《經史答問》言：「次之則陸渾之戎，秦、晉所共遷，姜戎則晉所獨遷。」⁴³ 顧頡剛（1893-1980）言：「惠公安頓這瓜州的兩支戎人，命陸渾戎住在周的伊川，姜戎住在晉的南鄙。」⁴⁴ 辛迪亦言：「秦晉所遷戎實為兩支，一為允姓，一為姜姓，陸渾戎屬允姓戎，另有一姜

³⁸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 6，卷 11，頁 189。

³⁹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 3，卷 12，頁 545。

⁴⁰ 馬世之，《虢國史迹試探》，收入李久昌主編，《虢史與虢文化研究》（鄭州：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 年），頁 115。

⁴¹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冊 10，卷 87，頁 2873。

⁴²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 6，卷 32，頁 557，杜注依頁 569 校勘記調整。近人亦有學者持此說，如晁福林指出：「允姓之戎屬于羌族，故而晉人又稱為其為『姜戎』。」見晁福林，《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頁 336。

⁴³ 〔清〕全祖望，《經史答問》，收入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924。

⁴⁴ 顧頡剛，〈從古籍中探索我國的西部民族——羌族〉，《社會科學戰線》1980 年第 1 期，頁 123。

姓戎。」⁴⁵ 輾輦即輾輦關，張玲說：「關址位於今河南省偃師市與登封市交界處，是洛陽通往東南方向的捷徑要衝。關址地處鄂嶺阪，少室山上山路艱險、回環盤旋，因此得名輾輦關。」⁴⁶ 根據李曉傑《水經注校箋圖釋》一書所繪的渭河是在潼關縣匯入黃河，再對照上引的資料，《左傳》的渭汭所指即此。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匯入處形成了一塊隴處（如圖五），⁴⁷ 故「渭汭」基本上是指渭水入黃河一帶之隈曲處，且為姜戎遷徙活動處。

另外，在其他文獻亦出現「渭汭」一名。《尚書·禹貢》：「涇屬渭汭。」偽孔傳：「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孔穎達疏：「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⁴⁸ 顧頡剛、劉起鈇（1917-2012）說：「因涇水入渭，故說它連屬於渭，連及於渭。」⁴⁹ 筆者認為此渭汭當解為渭水北岸曲處，⁵⁰ 若是指兩河交匯處，那麼涇水入渭之處當名為涇汭，而不應用渭汭。亦可看出，中原地帶「汭」一詞使用上較寬泛，既可指兩河交匯處，也可以指曲流所形成的隈曲處，即河曲的凸岸為汭。根據考古發現，西周末年虢國已是建都在上陽（今三門峽市區李家窑），〈禹貢〉的渭汭位處涇水入渭所形成之隈曲處，那麼，〈禹貢〉的渭汭離春秋時代的虢國都城太遠，⁵¹ 兩者相對位置請見圖六，故〈禹貢〉的渭汭與《左傳》的渭汭並不在同一處。

⁴⁵ 辛迪，〈春秋諸戎及其地域分布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4期，頁77。

⁴⁶ 張玲，〈秦漢關隘制度研究〉（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論文，2012年），頁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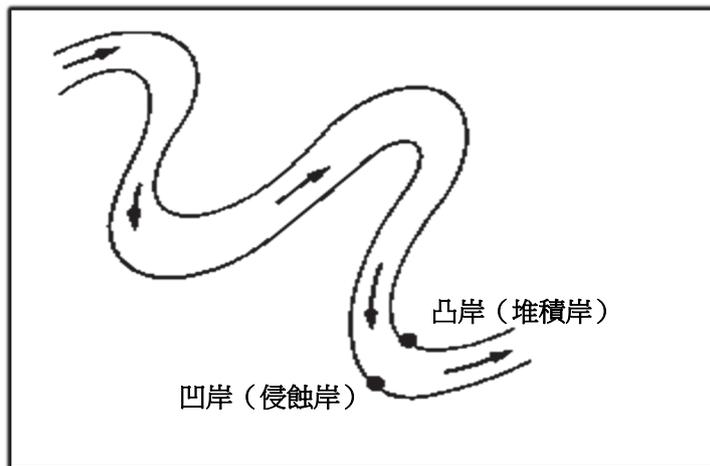
⁴⁷ 李曉傑主編，《水經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362。

⁴⁸ 〔漢〕孔安國注，〔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1，卷6，頁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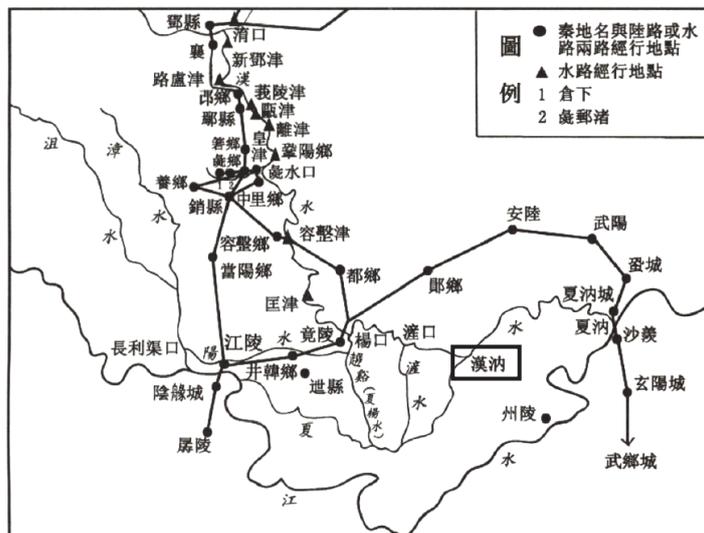
⁴⁹ 顧頡剛、劉起鈇，《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743。

⁵⁰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年），頁64。

⁵¹ 虢國博物館編著，《虢國墓地出土青銅器（一）》（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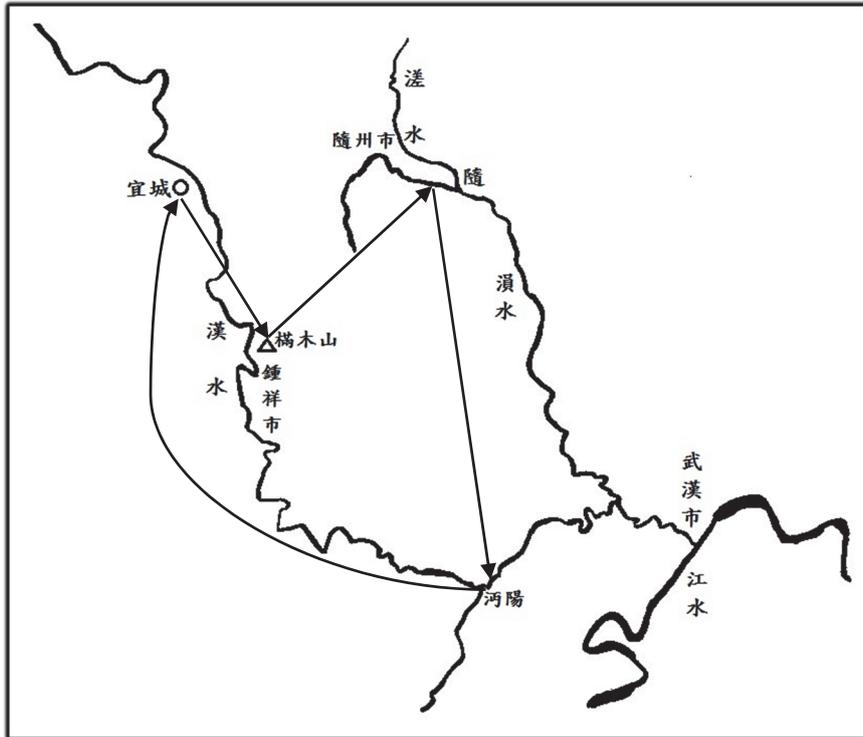
圖一：河川曲流圖⁵²



圖二：秦南郡交通路線示意圖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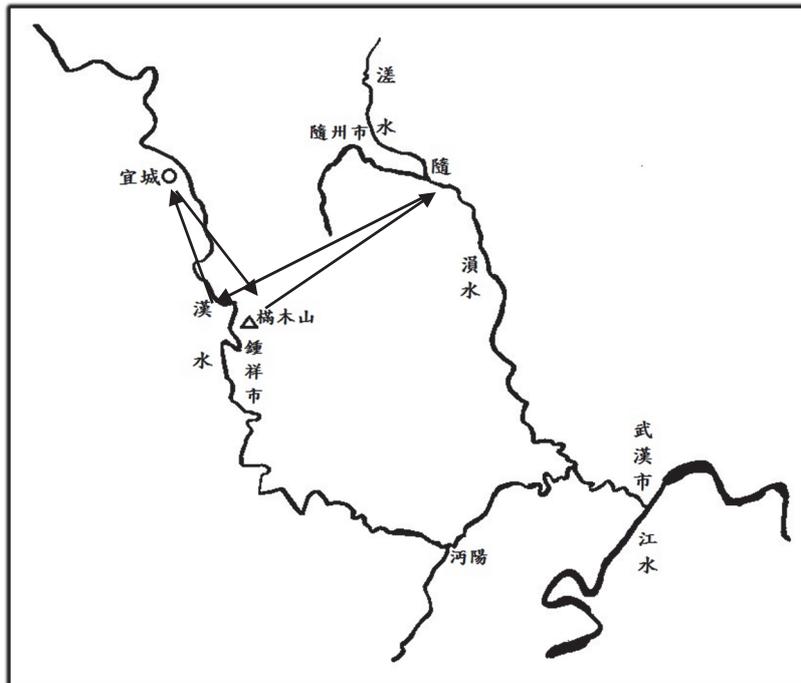
⁵² 河川曲流圖參考 <http://www.tlsh.tp.edu.tw/~t127/chinageo/chinageo03.htm> 製作，見中國地理成因，<http://www.tlsh.tp.edu.tw/~t127/chinageo/chinageo03.htm>，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27 日。

⁵³ 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石室牘言》，頁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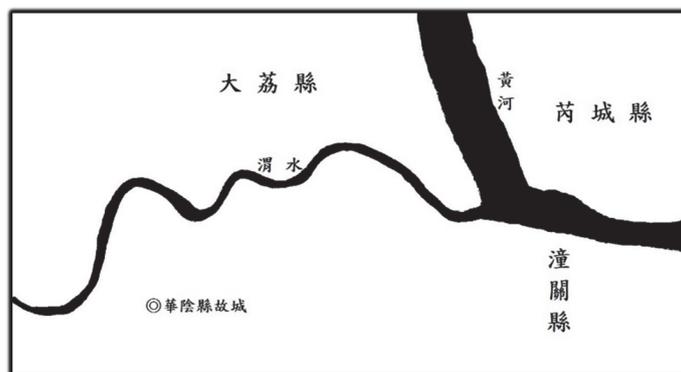


圖三：楚軍行進路線擬圖（方案一）⁵⁴

⁵⁴ 圖三底圖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繪製，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原始社會·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冊1，頁2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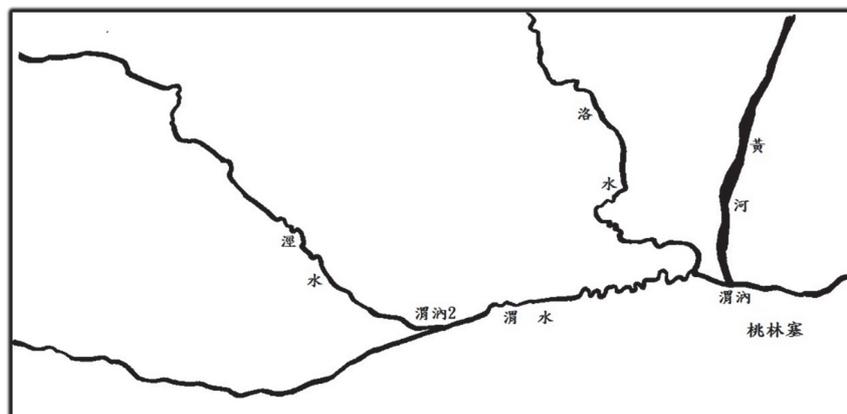
圖四：楚軍行進路線擬圖（方案二）⁵⁵



圖五：渭水匯入黃河圖⁵⁶

⁵⁵ 圖四底圖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繪製，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原始社會·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冊1，頁29-30。

⁵⁶ 圖五之繪製依據李曉傑主編《水經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見李曉傑主編，《水經



圖六：兩「滑汭」相對位置圖⁵⁷

(三) 滑汭考

關於滑汭位置，杜預注僅言：「滑，水名。」⁵⁸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說：「滑汭當為今廬州府東境。」⁵⁹ 楊伯峻認為滑汭所在位置當在「今合肥市、廬江縣之東，而在巢縣、無為之間。」⁶⁰ 王青則認滑汭在今安徽巢縣一帶。⁶¹ 黃鳴認為其地當在今安徽省安慶市東

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頁 362。

⁵⁷ 圖六依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繪製，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原始社會·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冊 1，頁 22-23。

⁵⁸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 6，卷 22，頁 379。

⁵⁹ 高士奇、江永、竹添光鴻（1842-1917）皆採此說。見〔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 3，卷 8，頁 381-382；〔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 4，卷 253，頁 85；〔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頁 856。

⁶⁰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696。

⁶¹ 王青，〈春秋後期吳楚爭霸的一個焦點——從上博簡《吳命》看「州來之爭」〉，《江漢論壇》2011 年第 2 期，頁 93。

部。⁶² 另外，沈欽韓（1775-1831）說：「按傳云盟吳越，蓋今之丹陽湖。《元和志》：丹陽湖在溧陽縣西南二十八里，與當塗縣分中流為界。」⁶³ 筆者認為將滑汭定位在廬江縣以東是可信的，以下對此說作補充說明。

楚國因滅了舒蓼，接著前往滑汭一地，故要探究滑汭所在位置，應先解決舒蓼的地理位置。有關舒蓼問題，《左傳》文公十四年杜預注：「即羣舒。」然而宣公八年杜預注卻說：「舒、蓼，二國名。」注解前後不一。孔穎達為了解決這樣的矛盾而提出：「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⁶⁴ 顧棟高則言：「蓼與舒蓼自是兩國，楚自穆王滅蓼而莊王嗣興，至此年僅隔二十二年，正當暴戾吞併之時，豈能復封樹小國，待莊王更滅。」⁶⁵ 近代學者考證也大都認為舒蓼與蓼是不同的國家，且這個舒蓼出於皋陶，偃姓，位於今六安市北境與霍邱縣南部一帶。⁶⁶ 因此當舒蓼被楚莊王消滅之後，「今六安之東一帶的群舒故地似大致納入楚國版圖；尚存的群舒之國則被迫南遷，居於淮南丘陵以南的今舒城、廬江、桐城等縣一帶。」⁶⁷ 楚國滅了舒蓼之後，其東境至少推進至六安市一帶以東。至於沈欽韓認為滑汭在丹陽湖一帶，但此地與桐汭地相當接近（詳後文考證），加上當時的楚國東境還未至此，故沈欽韓之說當不可信。張志鵬則認為：

⁶²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170。

⁶³ 〔清〕沈欽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收入宋志英輯，《《左傳》研究文獻輯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 年），冊 13，頁 150。

⁶⁴ 分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 6，卷 19，頁 335；卷 22，頁 379。

⁶⁵ 〔清〕顧棟高撰，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 2576。

⁶⁶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122-123；徐少華，〈古蓼歷史地理考異〉，《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41；田成方，〈鄧子妝戈的年代、國別及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2011 年第 5 期，頁 98。

⁶⁷ 陳偉，《楚東國地理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101。

則滑汭應處在群舒與吳、越交界。據文獻記載，穿過這一帶的是沔水。《水經》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穀中……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又，「滑」、「沔」二字形近易混，「滑汭」應是「沔汭」之誤。⁶⁸

然而滑與沔兩字字形差異頗大，如下表二所示，加上「沔汭」當指沔水（漢水）匯入長江處，此地也遠離戰地，故其說缺乏證據。滑汭為楚國與吳、越盟會之處，其所在的位置當介於江淮之間。在越王允常時代，越國北方邊境在今江蘇崑山、上海嘉定一線長江以南地區，與吳接壤，西至江西餘幹，與楚相連。⁶⁹ 故若將越國的位置納入考量，那麼滑汭所在的位置甚至可能已相當逼近長江流域，至於其詳細位置在哪，目前還難以作進一步確指，只能暫定在廬江縣以東的地區。

表二：「滑」、「沔」字形表

字例	戰國文字	秦簡	漢簡	傳抄古文
滑				
	集成 1947 戰國晚期	里耶秦簡 48	居延新簡 EPT43 :107A	海 5.15

⁶⁸ 張志鵬，《吳越史新探》（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論文，2012年），頁82。

⁶⁹ 孟文鏞，《越國史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205。

字例	戰國文字	秦簡	漢簡	傳抄古文
沔 或从丐 的字				
	石鼓文		北大蒼頡篇 簡 7	汗 4.48

(四) 洛汭考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杜預注：「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⁷⁰ 胡渭補充說：「蓋洛水自故洛陽城南，東流至偃師縣東南，折而北，逕鞏縣東，又北入于河，謂曲流為汭，亦無不可也。」⁷¹ 洛汭為趙孟所館之地。館有居住之意，且作動詞時，其後所接的大都是地名或建築物，如《左傳》隱公十一年：「館于寫氏」，寫氏為魯大夫，此處寫氏猶如寫家。⁷² 故洛汭就不可能僅指河流入口處而已。關於洛汭位置，傳統的說法有二種：

1. 洛水以北。《尚書·召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偽孔傳：「於戊申三日庚戌，以眾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眾殷，本其所由來。」孔穎達疏：

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

⁷⁰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 6，卷 41，頁 702。

⁷¹ 〔清〕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頁 451。

⁷²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80。

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⁷³

屈萬里（1907-1979）言：「攻，作也……。位，謂城郭宗廟宮室之位。」⁷⁴ 朱鳳瀚說：「『攻位』，應即治位，亦即是指規劃宮室建築之位置。」⁷⁵ 依偽孔傳及孔疏的意見，洛汭指洛水以北之處，且此處離洛邑不遠處。

2. 洛水入河之處。《尚書·禹貢》：「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偽孔《傳》：「洛汭，洛入河處。」⁷⁶ 《水經注·河水》：「洛水于鞏縣東逕洛汭，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矣。」⁷⁷ 同書引《山海經》：「洛水成皋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也。」楊守敬（1839-1915）說：「洛汭在鞏縣之東北，亦在今鞏縣東北。」⁷⁸ 《逸周書·度邑》：「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朱右曾（?-?）說：「雒汭，雒水入河之處，在河南府鞏縣北。伊汭，伊水入雒處，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南五里。」⁷⁹ 楊伯峻說：「洛水經洛陽及偃師縣東南，折而北逕鞏縣，又北而入黃河。則雒汭或在今鞏縣西。」⁸⁰ 綜合諸說，此洛汭在鞏縣以西，孟津以東之地，其位置為洛水入黃河處。

上述二種說法，何者比較符合《左傳》的洛汭位置？筆者認為結

⁷³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1，卷15，頁218-219。

⁷⁴ 屈萬里，《尚書集釋》，頁173。

⁷⁵ 朱鳳瀚，《〈召誥〉、〈洛誥〉、何尊與成周》，《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頁5。

⁷⁶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1，卷6，頁89。

⁷⁷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5，頁393。

⁷⁸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15，頁1329。

⁷⁹ 〔清〕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臺北：世界書局，1980年），頁121。

⁸⁰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1210。

合《尚書·召誥》及《左傳》等材料來看，當以第一說較合適，今說明如下。

第一，依〈召誥〉內容來看，洛汭應當離洛邑的位置不遠。惟有關於洛邑所在的位置，學界目前意見分歧。學界對於洛邑位置主要有二說：洛陽北部北窑一帶灤河兩岸及漢魏洛陽故城（兩地的位置如圖七）。許宏指出：「灤河兩岸這一西周遺存的集中分布區與《尚書》等文獻所載洛邑的位置是相吻合的。」⁸¹ 不過筆者認為在洛邑以漢魏洛陽故城的可能性略大。⁸² 因洛陽北窑一帶，目前未發現有大型的夯土建築遺址，故現階段還難以認定此處即洛邑位置。依〈召誥〉的記載，洛汭所在位置當不會離洛邑太遠。若認定灤河兩岸為洛邑所在，那麼與洛邑接近的洛汭至少遠離洛河入黃河處，該地離洛邑甚遠。

第二，漢魏洛陽故城位於今洛陽市東約 15 公里處。在一些歷史文獻中往往被視為成周洛邑之所在，⁸³ 魏晉時人甚至認為這裡就是成周洛邑，陸機（261-303）〈洛陽記〉：「洛陽城，周公所制。」⁸⁴ 若視此地為洛邑，其地也離洛河入黃河口有段差距。⁸⁵ 故不論是灤河兩岸或漢魏洛陽故城，兩地位置都離洛河匯入黃河處有段距離，因此上引第二說將洛汭定位在洛河匯入黃河處當得重新考慮。

第三，《左傳》昭公元年記載趙孟的行經的路線是先會盟於虢，

⁸¹ 許宏，《先秦城邑考古》（北京：西苑出版社，2017年），頁216。

⁸² 王占奎，〈成周、成白、王城雜談——兼論宗周之得名〉，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五）：慶祝鄒衡先生七十五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575。

⁸³ 徐昭峰指出：「史家在實地踏查時通過察看諸如城牆、建築等這些易見的標誌，這也是史家相信狄泉一帶是西周成周城的重要原因。」見徐昭峰，《東周王城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頁24。

⁸⁴ 〔晉〕陸機著，劉運好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1287。

⁸⁵ 王占奎即指出：「洛水入黃河處還遠在洛陽以東，與成周了不相涉。」見王占奎，〈成周、成白、王城雜談——兼論宗周之得名〉，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五）：慶祝鄒衡先生七十五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論文集》，頁574。

之後再入鄭國接受鄭簡公（?-530 B.C.）的饗宴。同月天王使劉定公（?-531 B.C.）勞趙孟（598-531 B.C.）於潁，館於雒汭。潁，《左傳》昭公九年杜預注：「潁，周邑。」⁸⁶ 江永說：「潁水出河南府登封縣，潁邑當在登封境。」⁸⁷ 趙孟之後所館之雒汭也當在周境內。若趙孟之後要回晉都新田（即今日侯馬市區附近），就地理位置而言，當循盟津方向回去，不應繞遠路從洛水匯入黃河處回國。雖然洛水匯入黃河處往西有虎牢渡口，馬保春說：「虎牢是晉人自南陽南渡黃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口，自此南渡後，西可以入『天下之中』的伊洛地區，向東居高臨下，可至鄭、陳、蔡、宋諸國。」⁸⁸《左傳》莊公二十一年記載周惠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注：「虎牢，河南成皋縣。」⁸⁹ 后曉榮說韓成皋故址在今河南省鞏縣東北，⁹⁰ 而洛水正好在成皋縣西入河。但畢竟從此地渡河反而離新田較遠，不如從盟津渡河來得近（相對路線見圖八）。

第四、更重要的是，洛水匯入黃河處一帶有邙山山脈，亦不利於聚落形成，或因此，故時人才再往西尋地建城（見圖七）。

綜合洛邑位置及趙孟渡河處來考量，筆者認為洛汭所指的當以洛水以北，黃河以南之區域較合適，其位置當接近漢魏洛陽故城處，不會在瀍河交匯處附近。再者，《左傳》此處的洛汭當接近洛邑，其地也不會遠至洛水匯入黃河處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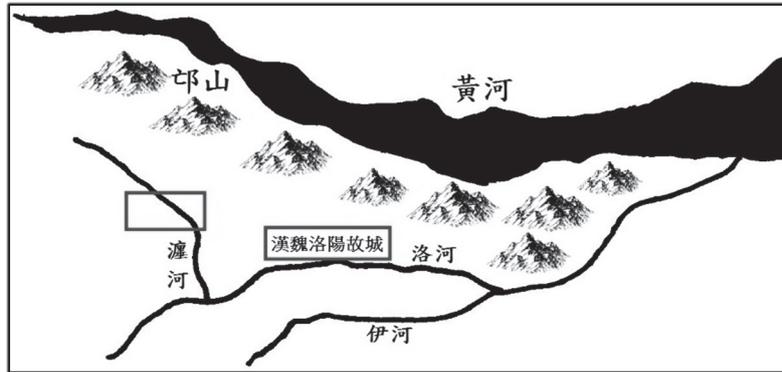
⁸⁶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45，頁778。

⁸⁷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4，卷254，頁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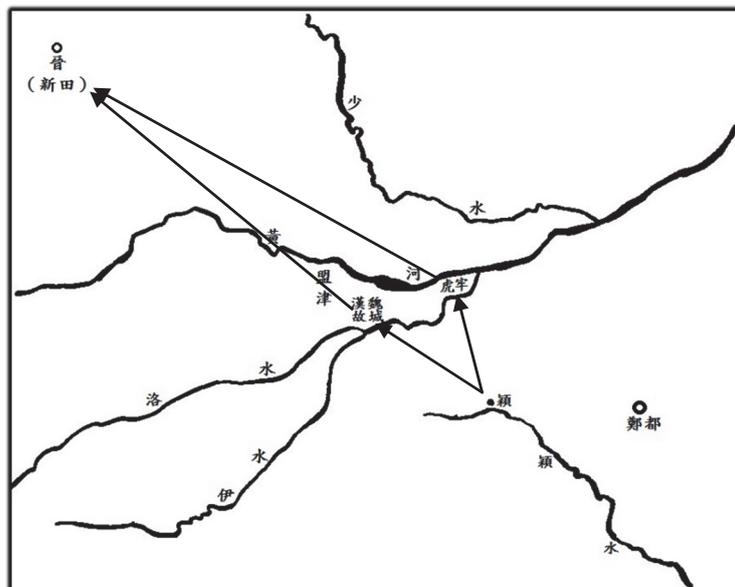
⁸⁸ 馬保春，《晉國地名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頁300。

⁸⁹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9，頁161。

⁹⁰ 后曉榮，《戰國政區地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頁51。



圖七：洛邑位置圖⁹¹



圖八：盟津、虎牢至新田的路線圖⁹²

⁹¹ 筆者參考姚亦鋒、陶瀟男、黃燕〈洛陽古都地理景觀變遷研究〉文中圖表繪製，見姚亦鋒、陶瀟男、黃燕，〈洛陽古都地理景觀變遷研究〉，《中國名城》2015年第4期，頁59。同時邙山分布圖參考Google地圖繪製。

⁹² 圖八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繪製，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原始社會·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冊1，頁22-23。

（五）夏汭考

杜預注：「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⁹³ 關於漢水曲入江之處，《水經注·夏水》：「自賸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也。故《春秋左傳》稱吳伐楚，沈尹射奔命夏汭也。」⁹⁴ 顧棟高說：

自安陸府城至沔陽州北漢川縣南，凡七百里，又至漢陽府城東北入江，通謂之夏汭。⁹⁵

不過清人俞正燮（1775-1840）《癸巳類稿》則說：

今案夏口，漢入江處，不在吳師之後。吳入棘櫟麻，棘在今亳州，櫟在今新蔡，麻在今碭山，下又云城鍾離，城州來，城巢，是其時楚備吳，在今廬鳳潁。又《五年傳》云：「蘧射以繁陽之師會于夏汭。」繁陽在今上蔡，……合數文求之，夏汭當在今壽州矣。壽州懷遠肥水有三，《水經》之肥水，今謂之東肥，于壽州北入淮，其西肥水，則《水經·淮水注》之夏肥水。《漢書·地理志》：城父縣，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今其入淮處在下蔡（故城）西南十里是也。其北肥，出宿州龍山湖，于懷遠塗山北入淮。《左傳》夏汭，當在下蔡西南。（今鳳台縣西北）夏肥水之汭也。⁹⁶

竹添光鴻說：

⁹³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42，頁733。

⁹⁴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32，頁2711。

⁹⁵ 〔清〕顧棟高撰，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684。

⁹⁶ 〔清〕俞正燮撰，涂小馬等校點，《癸巳類稿》（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卷2，頁60-61。

夏汭當在今壽州矣。《漢書·地理志》：城父縣，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今其入淮處在下蔡西南十里是也。此傳夏汭即在下蔡西南，夏肥水之汭也。漢水之夏口，時非用兵之地矣。⁹⁷

楊伯峻注：

夏汭，杜《注》謂為夏口，恐不確。今之西淝河古亦稱夏肥水，見《漢書·地理志》城父縣。其下游入淮水處在今安徽鳳臺縣西南，此夏汭及五年《傳》「會于夏汭」，皆指此處，非漢口。⁹⁸

顯然竹添光鴻、楊伯峻的說法皆採取俞正燮之說。何浩說：

以杜注和俞說分別對照查驗楚師出兵地的結果表明，夏肥水之汭才是《左傳》「夏汭」的實際所在之處。就當時的戰爭形勢及其地理位置而言，淮江夏汭也確為用兵必爭之地。⁹⁹

對於以上諸說，筆者在此作進一步的考察。古代漢水入江之處，約在今武漢地區瀟口附近入江，¹⁰⁰ 確實就整個戰場來看，誠如竹添光鴻所言「時非用兵之地矣」。以下筆者針對昭公四年、五年吳楚戰事所涉及的相關地點表列於下，同時對這些點作進一步的考察。

⁹⁷ 〔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頁 1698。

⁹⁸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1255。

⁹⁹ 何浩，〈《左傳》「夏汭」考〉，《江漢論壇》1987 年第 8 期，頁 73。

¹⁰⁰ 劉玉堂、袁純富著，《楚國水利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 年），頁 36。

表三：昭公四年、五年吳楚戰事表

時間	國家	發生地點
昭公四年	吳	棘→櫟→麻。
	楚	鍾離、巢、州來。
昭公五年	楚	繁揚之師→夏汭。 楚子→瑣。
	吳	敗諸鵠岸。

1. 棘、櫟、麻

杜預注：「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¹⁰¹ 高士奇認為棘「今在永城縣西南，縣有棘亭，在古鄆城東北。」¹⁰² 櫟，高士奇認為「今在新蔡縣北二十五里，俗名野櫟店。」¹⁰³ 至於麻，杜預無說，高士奇僅言：「襄城縣有麻城，未知孰是。」楊伯峻則認為麻在今安徽碭山縣東北二十五里，舊有麻成集。¹⁰⁴ 凌禮潮通過比對認為麻邑應該就在今湖北麻城一帶。¹⁰⁵

2. 鍾離

鍾離故國所在之地有多種說法，根據學者的考證，昭公四年的鍾離所在地點在「今安徽省鳳台縣西北一帶的鍾離」。¹⁰⁶ 近來出土的鍾

¹⁰¹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42，頁733。

¹⁰²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3，卷9，頁399。

¹⁰³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3，卷9，頁401。

¹⁰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1255。

¹⁰⁵ 凌禮潮，〈楚國「麻邑」考〉，《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頁71。

¹⁰⁶ 尚洋，〈《春秋》經傳的鍾離地望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7年第3期，頁94。

離君柏墓位於安徽省中北部的蚌埠市雙墩村境內，鍾離國都城當不會離其墓地太遠。根據學者的考證，鍾離國所在的都城在今鳳陽縣一帶，¹⁰⁷ 屬淮河中下游一帶。

3. 巢

杜預注：「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¹⁰⁸ 關於巢所在的位置，歷來有許多的爭議，《太平寰宇記·淮南道四》：「巢縣，（東南一百一十五里。舊十五鄉，今八鄉。）古巢伯之國。」¹⁰⁹ 王振紅指出吳楚爭戰之巢「當在距離桐城稍遠的廬江六縣東。」¹¹⁰ 此說基本上同於杜預之說。黃盛璋認為居巢「故城應在六安東，合肥西，入巢湖的一水上。」¹¹¹ 至於杜注所說的廬江六縣，何浩認為春秋時的巢是在今六安東北，或者說是在今安徽省壽縣以南。¹¹²

4. 州來

杜預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¹¹³ 江永：「哀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漢置下蔡縣，今壽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今按：壽州屬鳳陽府。」¹¹⁴ 徐少華說：「古州來（下蔡）在壽縣以北 30 里、即今鳳臺一帶的說法不應輕易否定。」¹¹⁵

¹⁰⁷ 陳立柱，〈楚淮古地三題〉，《江漢考古》2010年第1期，頁87。

¹⁰⁸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19，頁329。

¹⁰⁹ 〔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126，頁2494。

¹¹⁰ 王振紅，〈居巢稱名的歷史文化論析〉，《淮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頁37。

¹¹¹ 黃盛璋，〈再論鄂君啟節交通路線復原與地理問題〉，《安徽史學》1988年第2期，頁31。

¹¹² 何浩，《楚滅國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89年），頁195。

¹¹³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26，頁443。

¹¹⁴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4，卷254，頁95。

¹¹⁵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177。

5. 繁揚

杜預注：「繁陽，楚地，在汝南銅陽縣南。」¹¹⁶ 江永引《彙纂》說：「今汝寧府新蔡縣北有繁陽亭。」同時其認為繁陽即繁揚。¹¹⁷ 楊伯峻亦承此說。¹¹⁸ 徐少華說：「古繁陽當不出今河南新蔡縣與安徽銅城鎮之間的新蔡縣北境一帶。」¹¹⁹

6. 瑣

杜預注：「瑣，楚地。」¹²⁰ 江永說：「當在今壽州霍邱縣東。今按：霍邱今屬潁州府。」¹²¹

7. 鵲岸

杜預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¹²² 江永說：「今江南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鵲洲，蓋自銅陵鵲頭山至三山為鵲尾，故江曰鵲江，岸曰鵲岸。」¹²³ 高士奇說：

今廬江府舒城縣治西北有鵲亭，即杜預所云也。然蓬射自夏汭出，遠啟疆別從江道，不應在內地。杜佑曰：南陵大江中有鵲尾洲，即古鵲岸也。此說可通。今江南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

¹¹⁶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29，頁503。

¹¹⁷ 分見〔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4，卷254，頁104；卷254，131。

¹¹⁸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1270。

¹¹⁹ 徐少華，〈包山楚簡釋地〉，《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頁238。

¹²⁰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43，頁748。

¹²¹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4，卷254，頁131。

¹²²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43，頁748。

¹²³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4，卷254，頁131。

中有鵲尾洲，又池州府銅陵縣北十里有鵲頭山，高聳臨江，或以為即鵲岸也。¹²⁴

近人崔恒升、顧天豪等人則考證鵲岸所在地當在「滑水以南至長江北岸，還有一條狹長的地帶，大致是從今含山北的昭關西南向至東關、無為城，再至銅陵市對岸沿江一帶地區，這正是鵲岸之所在。」¹²⁵《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標示基本符合此說。

因此我們將上述的點標示於圖九，可以清楚的看出當時整個戰事大都集中在淮水流域，僅鵲岸才到長江一帶。童書業（1908-1968）曾言：「余讀《春秋左傳》，常疑吳、楚交兵多在淮域而不在江域（說為江域之地多有疑問）。」¹²⁶ 現在看來，童說確為卓識。且楚國所築的三城（鍾離、巢、州來）皆位於淮水流域附近，惟巢偏南方，但基本上也不到長江流域處，故夏汭應當定位在淮水流域處。

至於杜預何以認為夏汭為漢水曲入江之處，此說是否有何根據？近年來出土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中亦見「夏汭」一地，茲將相關的材料引述於下：

蜚城到夏汭城卅三里，夏汭度江到沙羨三里。¹²⁷

從夏汭度江僅三里即可到沙羨。根據學者的研究，周制一尺是 0.231 公尺，¹²⁸ 那麼一里相當於今日的 415.8 公尺。三里等於今日的 1.24 公里，故夏汭位置相當接近沙羨。根據考證，沙羨位於今湖北武漢武

¹²⁴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 3，卷 9，頁 4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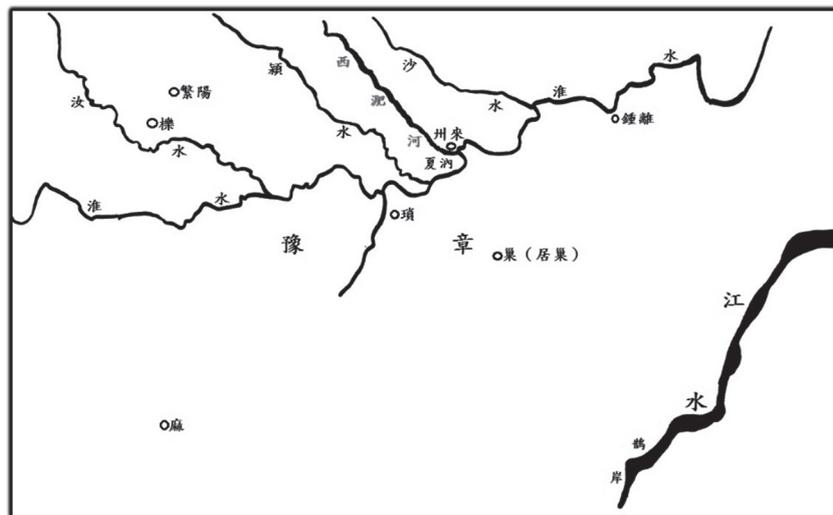
¹²⁵ 崔恒升、顧天豪，〈鵲岸考略〉，《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 年第 2 期，頁 89。

¹²⁶ 童書業著，童教英校訂，《春秋左傳研究（校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頁 217。

¹²⁷ 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石室牘言》，頁 153-154。

¹²⁸ 丘光明，《中國歷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年），頁 11；趙曉軍，《先秦兩漢度量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216。

昌區西金口附近，¹²⁹ 那麼距離沙羨僅 1.24 公里之夏汭當然不可能在淮河流域一帶，故晏昌貴即言：「為漢水（古亦稱夏水）入江處，即今武漢市。」¹³⁰ 但若將此處之夏汭定位在漢水入江一帶，那麼又要如何看待《左傳》這一條文獻呢？筆者認為戰國時代的夏汭與春秋時代的夏汭當不會在同一個地點，這種同名異地的情況屢見於春秋文獻之記載，¹³¹ 戰國時代這種情況也屢見。¹³² 因此當我們在考察文獻材料時，仍得留意相關的歷史地理背景，如此才能精準的判斷夏汭位置之所在。同時，亦可看出杜預所講的夏汭即秦簡此處的夏汭，雖然也有所本，然此地與春秋時代的夏汭位置並不同。



圖九：夏汭位置圖¹³³

¹²⁹ 石繼承，〈加拿大蘇氏藏秦戈銘文補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5期，頁14。

¹³⁰ 晏昌貴，《秦簡牘地理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276。

¹³¹ 丁壽徵（1815-1864）對此有基礎的整理。見〔清〕丁壽徵，《春秋異地同名考》，《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28，頁407-416。

¹³² 吳良寶，〈戰國文字資料中的「同地異名」與「同名異地」現象考察〉，收入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五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頁59-74。

¹³³ 圖9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繪製，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原始社

(六) 豫章之汭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關於豫章之汭，杜預注僅說：「汭，水曲。」另外杜預在他處也有與豫章相關的說明：「豫章，漢東江北地名。」¹³⁴ 歷來學者對於豫章之汭的位置意見不同，高士奇說豫章之汭必在楚越之境。¹³⁵ 顧棟高則進一步認為豫章之汭「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為楚，餘干為越，分峙湖之兩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於此。」¹³⁶ 宋翔鳳（1777-1860）《過庭錄》說：「豫章之汭，是越境之北界，斷在當塗之地。」¹³⁷ 近人陳懷荃（1917-2003）指出：

豫章這一地片之名，乃是北起州來南郊及於肥口、淮汭，南迄巢城之西施口左右的巢湖之濱，連接肥、施二水，溝通江淮的南北通道及其兩側的丘陵山地的統稱。¹³⁸

同時他更指出：「此豫章之汭，為豫章南端施口與巢湖的交會處。」¹³⁹ 豫章之汭到底位於何處，上述說法何種較接近？茲先將《左傳》昭公二十四年此段文字中所涉及的地點加以考察。

首先，豫章之汭所在地若位於楚越之境，那麼得先考察楚越當時的主要界線。前文指出：越王允常時代，越國北方邊境在今江蘇崑山、

會·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冊1，頁29-30。

¹³⁴ 分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51，頁886；卷54，頁950。

¹³⁵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3，卷9，頁409。

¹³⁶ 〔清〕顧棟高撰，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547。

¹³⁷ 〔清〕宋翔鳳撰，梁運華點校，《過庭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57。

¹³⁸ 陳懷荃，〈州來、豫章和壽春城的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2期，頁188。

¹³⁹ 陳懷荃，〈州來、豫章和壽春城的發展〉，頁189。

上海嘉定一線長江以南地區，與吳接壤，西至江西餘幹，與楚相連。另外，張志鵬指出：「大概到越王允常以前的春秋末期吳、越兩國已經形成了大致以太湖為分界的格局。」¹⁴⁰

第二，關於「圉陽」位置，杜預注僅說「楚地。」高士奇說：「應在無為州巢縣南境。」¹⁴¹ 顧棟高認為圉陽在「江南廬州府巢縣南境」。¹⁴² 徐少華則認為圉陽在吳楚之邊，就在巢至鍾離一線以東和南不遠，「不可能遠至今巢縣以南」。¹⁴³

第三，關於此處「鍾離」和「巢」所在位置，學者考證鍾離當位於今安徽穎上、霍邱二縣一帶範圍內，即州來國之西。¹⁴⁴ 尚洋則認為鍾離在今安徽省鳳台縣西北一帶。¹⁴⁵ 雖然兩者說法有異，但基本上皆認為鍾離的位置在州來以西之處。此處「鍾離」，此時已成為楚國的屬邑，故《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後文才說：「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杜注：「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¹⁴⁶ 至於巢在今安徽省六安市東北，或壽縣南約一百里處。

第四、筆者認為顧棟高將豫章之汭定在鄱陽湖一帶是有問題的。因後文緊接著說：「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以此而論，若是定在鄱陽湖，那麼楚舟師的行動基本上也不會驚動吳國。惟有楚舟師在越國北部，吳國邊境一帶行動，加上越國公子倉的加入，才有可能引起吳國的注意。楚師在圉陽處返國都，其回程大概

¹⁴⁰ 張志鵬，《吳越史新探》，頁 180。

¹⁴¹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 3，卷 9，頁 419。

¹⁴² 〔清〕顧棟高撰，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 860。

¹⁴³ 徐少華，〈論春秋時期楚人在淮河流域及江淮地區的發展〉，《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頁 144。

¹⁴⁴ 張志鵬，〈《春秋》經傳所見「鍾離」為三地考〉，收入闕緒杭主編，《鍾離君柏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頁 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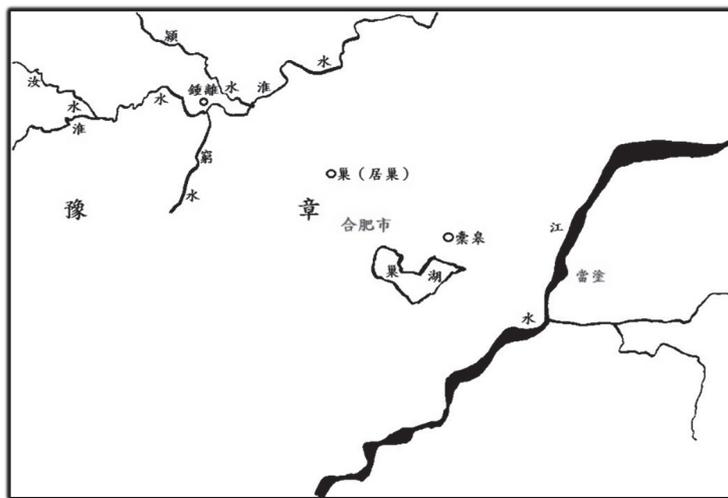
¹⁴⁵ 尚洋，〈《春秋》經傳的鍾離地望研究〉，頁 95。

¹⁴⁶ 張志鵬，〈《春秋》經傳所見「鍾離」為三地考〉，頁 504。

是經沙汭而回至乾溪（詳後文討論）。而吳軍踵楚之後，緊接著就一路往西攻打巢及鍾離兩地。

第五、考量豫章之地大概涵蓋漢東及淮南之地，¹⁴⁷ 那麼豫章之汭至少與豫章之名相關，且在楚境內。若定在當塗，距離豫章地太遠，且此地也進入了吳國邊境。《春秋》哀公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杜預注：「橐皋在淮南淩遼縣東南。」¹⁴⁸ 橐皋為吳邑，¹⁴⁹ 而當塗還在橐皋以東之處（見圖十），故宋翔鳳之說似可排除。

綜上所論，豫章之汭可能在豫章南端施口與巢湖的交會處，此地離越國北境不遠，但接近吳國邊境。正因為在靠近吳國邊境，故兩軍的行動才會引起吳軍的注意。



圖十：豫章相關區域圖¹⁵⁰

¹⁴⁷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201。

¹⁴⁸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 6，卷 59，頁 1025。

¹⁴⁹ 高士奇即定為吳地，見〔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 3，卷 11，頁 515。

¹⁵⁰ 圖十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繪製，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原始社

(七) 羅汭考

《左傳》昭公五年：「聞吳師出，蘧啟疆帥師從之，蘧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杜預注：「駟，傳也。羅，水名。」¹⁵¹ 惟此說仍不夠清楚。關於鵠岸所在的位置，前文說過其地在「滑水以南至長江北岸，還有一條狹長的地帶，大致是從今含山北的昭關西南向至東關、無為城，再至銅陵市對岸沿江一帶地區，這正是鵠岸之所在。」至於羅汭所在的位置，歷來有二說：

其一，位於湘水流域。《水經注·湘水》：「汨水又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于湘，《春秋》之羅汭矣。世謂之汨羅口。」¹⁵² 清人沈欽韓亦主此說。¹⁵³

其二，位於淮水流域。江永說：「此楚之東境別有羅水，非故羅國之水也。」¹⁵⁴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信陽州羅山縣舊有羅水北入淮，楚子當至此也。考本傳，楚子在瑣，聞吳師出，蘧啟疆從之而敗，則當時出師，蓋分南北二道，所以楚子至羅汭也。或言即汨羅，不應返過洞庭湖南，謬。」¹⁵⁵ 楊伯峻亦同高士奇之說。¹⁵⁶ 石泉主編的《楚國歷史文化辭典》：「羅汭自亦不出淮域。」¹⁵⁷ 黃鳴認為羅汭在「楚羅水入淮之處。在今河南省羅山縣淮河村竹竿河入淮之處附

會·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冊1，頁29-30。

¹⁵¹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43，頁748。

¹⁵²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38，頁3156。

¹⁵³ 〔清〕沈欽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收入宋志英輯，《《左傳》研究文獻輯刊》，冊13，頁237。

¹⁵⁴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4，卷254，頁132。

¹⁵⁵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3，卷9，頁406。

¹⁵⁶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1271。

¹⁵⁷ 石泉主編，《楚國歷史文化辭典》，頁238。

近。」¹⁵⁸ 劉博也認為羅汭位於竹竿河、小潢河北流入淮處的渡口。¹⁵⁹

筆者認為以上諸說，將羅汭所在位置定在淮河流域附近當是可信的。楚王本來是在瑣，後來往西至羅汭，若羅汭位於淮河流域，兩者的距離就不會差太遠。但羅汭若位處湘水流域，那麼楚王的間的行程相當遠，且與戰事發生之地也不符合。《左傳》昭公五年：「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此段文字可見楚靈王當時行進的路線是：羅汭→萊山→坻箕之山。因此要探究羅汭可能位置，得先解決萊山和坻箕之山的位置。萊山，杜預無說。高士奇說：「光州光山縣南百五十里有天臺山，或云即萊山。」¹⁶⁰ 至於坻箕之山，石泉認為坻箕之山近淮南岸之地也。¹⁶¹ 故若將羅汭定位於湘水流域的汨羅口，那楚靈王所行進的路線將呈現南北奔馳的現象。再者，戰事所發生的南懷與汝清所在位置又在哪？杜預注：「南懷、汝清，皆楚界。」¹⁶² 但沒有具體指出其位置，江永引《彙纂》說：「應在今江淮間。」¹⁶³ 董珊則認為南懷當讀為南淮，指淮水以南，不是一個具體的地名。¹⁶⁴ 《楚國歷史文化辭典》：「或說在今河南固始縣境，或說在

¹⁵⁸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174。

¹⁵⁹ 劉博，〈古豫國遷播初探〉，《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5 期，頁 149。

¹⁶⁰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 3，卷 9，頁 406；黃鳴亦同此說，見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180。

¹⁶¹ 石泉，〈從春秋吳楚邊境戰爭看吳楚之間疆界所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續集》，頁 319。

¹⁶²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43，頁 749。

¹⁶³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 4，卷 254，頁 132。

¹⁶⁴ 董珊，〈讀清華簡《繫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752>，發表日期：2011 年 12 月 26 日，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28 日。

今安徽合肥市北」。¹⁶⁵ 劉光認為：

「南懷」位於「北線戰場」，在淮水流域之「州來」、「鐘離」之間，今安徽鳳台縣與鳳陽之間；而「汝清」位於「東線戰場」，在長江北岸之「巢」附近，兩者相距甚遠。¹⁶⁶

依此，南懷、汝清兩者位置大概介於淮水流域及長江以北的地區一帶。若戰爭發生地主要在淮河流域及江北一帶，那麼羅汭在湘水流域的可能性當可排除。錢穆（1895-1990）說：

是漢北有羅，淮源有羅，而汝南又有羅，羅之見於大江之北者多矣，又烏見其必在湖湘之間哉？後人既疑屈子沉湘在江南，遂致亦認《左》昭五年之羅汭，謂即江南屈子自沉之地，此其為說之牽強無理，固可不深辨而知。¹⁶⁷

此說更直指將羅汭定於汭羅口是「牽強無理」。何光岳（1939-2015）認為楚王前往羅汭的目的因「楚靈王欲和齊、晉爭霸中原，恐羅國遺民在後方進行騷擾，所以先巡視羅國，並以軍隊威嚇羅國，說明楚對羅是不夠放心的。」¹⁶⁸ 不過何光岳此說基本是仍立基於羅汭位於汭羅口處。根據《水經注·湘水》：「汭水又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故在襄陽宜城縣西，楚文王移之于此。秦立長沙郡，因以為縣，水亦謂之羅水。」¹⁶⁹ 楚簡亦見羅地，包山楚簡八三簡：「羅之壻里人湘

¹⁶⁵ 石泉主編，《楚國歷史文化辭典》，頁 166。

¹⁶⁶ 劉光，〈清華簡《繫年》「南懷之行」考論——兼說楚靈王時期的吳楚關係〉，《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5 期，頁 113。

¹⁶⁷ 錢穆，《古史地理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年），頁 140。

¹⁶⁸ 何光岳，《楚滅國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51-52。

¹⁶⁹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 38，頁 3154。

病。」¹⁷⁰ 徐少華認為簡文的「羅」不出今湖南省汨羅市附近。¹⁷¹ 考古發現的羅子國城遺址位於汨羅城以北四公里的羅城城區約三公里。¹⁷² 因此，若楚王從瑣地傳駟至羅子國，其間的行程相當遼闊，恐與事實不符，何光岳之說並無足夠的證據。綜上所論，筆者認為羅汭所在的位置只能是淮水流域處，其地為古羅水注入淮水之處。

（八）淮汭考

《左傳》定公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預注：「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¹⁷³ 根據杜預的說法，淮汭應是在蔡國以西之地，當時蔡國已遷至下蔡（即州來）。¹⁷⁴ 顧棟高則認為淮汭即州來，¹⁷⁵ 似直接認為吳國舍舟之地就是下蔡。沈欽韓認為「淮汭蓋在光潁之境。」¹⁷⁶ 張正明認為「淮汭不止一處，這個淮汭應在息縣一帶。」¹⁷⁷ 不過息縣為楚國滅息國所置縣，且其與申縣「作為抗衡北方諸國的重要據點」，¹⁷⁸ 若吳軍在此舍舟，豈不是立即遭受楚軍的強烈攻擊，故此處的可能性不高。陳克

¹⁷⁰ 釋文參考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47。

¹⁷¹ 徐少華，〈包山楚簡釋地〉，《荆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頁218。

¹⁷² 郭勝斌，〈汨羅羅子國城遺址考古研究〉，《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五輯（合肥：黃山書社，2003年），頁138。

¹⁷³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54，頁950。

¹⁷⁴ 徐少華，〈包山楚簡釋地〉，《荆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頁203。

¹⁷⁵ 〔清〕顧棟高撰，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544。

¹⁷⁶ 〔清〕沈欽韓撰，《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收入宋志英輯，《〈左傳〉研究文獻輯刊》，冊13，頁285。

¹⁷⁷ 張正明，《楚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230。

¹⁷⁸ 鄭威，〈《靈王遂申》與春秋后期楚國的申縣〉，《江漢考古》2017年第5期，頁121。

炯認為淮汭為「淮水拐彎形成的曲折河段。」¹⁷⁹ 石泉認為淮汭「在蔡國境內與淮水相入之重要河流是汝水（今為洪河下游），這一帶的淮水兩岸地勢平衍，淮水的曲折率也較大，則淮汭當指今河南省新蔡縣東南，洪河入淮之處。」¹⁸⁰ 同時其考證當時吳軍攻打楚國的路線為：

吳師深入楚境的道途，是溯淮西上，在蔡境登陸，會蔡師，共同西進，通過楚「方城」南段的隘口，進入南陽盆地，到達唐國，會合唐師，轉西南，至豫章大陂，由此進至襄樊附近的漢水北岸，在這一帶進行了柏舉決戰，大敗楚師，「五戰及郢」，直下楚都。¹⁸¹

石泉所考證的柏舉之戰路線（圖 11），因〈曾侯與鐘〉（NB0488，春秋晚期）的出現而得到驗證。〈曾侯與鐘〉：「吳恃有眾庶，行亂，西征南伐，乃加于楚。」吳軍的路線是從西再向南，與石泉的考證的路線相符合。¹⁸² 綜上所論，淮汭指汝水與淮河交匯處所形成的隩處。論者或許質疑，若是汝水匯入淮河處，依汭的命名習慣當稱「汝汭」，何以這裡仍名「淮汭」？然而根據陳立柱等的說法：

今天所說的淮河上源甚淺闊，無論長度、流量與重要性，古代都不能與汝、潁、渦水等相比，加之偏于中原的南方，在夷人的居住區內（詳下），只怕不會成為中原華夏人心中的淮之正源。……我推測華夏古人可能把汝水當做淮河上游最重要的支

¹⁷⁹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 7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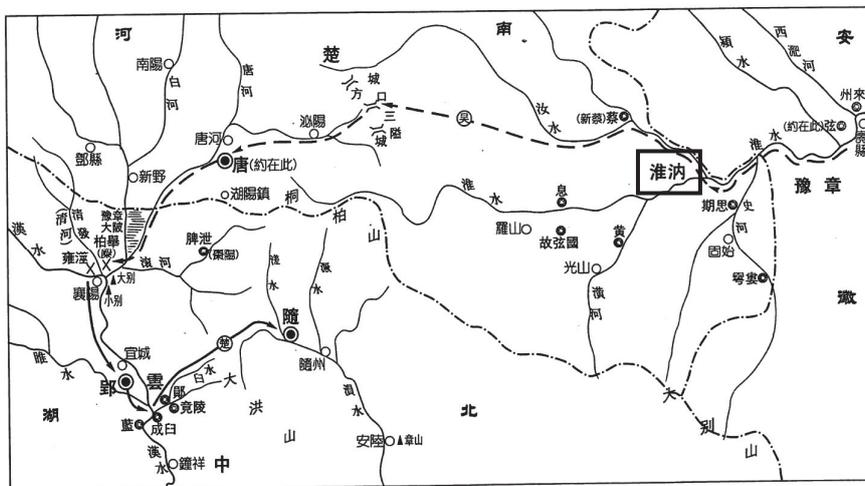
¹⁸⁰ 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增訂本）》（台中：高文出版社，2004 年），頁 289。

¹⁸¹ 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增訂本）》，頁 332。

¹⁸² 高崇文，〈曾侯與編鐘銘文所記吳伐楚路線辨析——兼論春秋時期楚郢都地望〉，《江漢考古》2015 年第 3 期，頁 83。

流了。……加上汝水近于中原，為其所熟悉，當他們分說匯澤西部之河流時，則謂之汝水；當述及淮河上源時，又謂之淮水的上流。……古代汝水的長度、流量、重要性全都超過後人所認為之正源。只是後來淮河中游大水澤「淮極」不在了，桐柏山流過來的一支才顯現為正源的特徵。¹⁸³

依此說，在古代汝水的水流量及重要性其實都超過淮水，且「一度可能被認為是淮河的正源。」¹⁸⁴ 加上，「除汝、潁上游地區為中原華夏族群長期據有外，淮河流域絕大部分都是夷族大小支系的分佈區，即屬於淮夷文化區。」¹⁸⁵ 故汝水與淮水相匯，就華夏人的認知上反而是淮水匯入汝水，故稱「淮汭」。



圖十一：吳師入郢圖¹⁸⁶

¹⁸³ 陳立柱、呂壯，〈古代淮河多種稱謂問題研究〉，《史學月刊》2011年第11期，頁41。

¹⁸⁴ 陳立柱、呂壯，〈古代淮河多種稱謂問題研究〉，頁47。

¹⁸⁵ 陳立柱、呂壯，〈古代淮河多種稱謂問題研究〉，頁42。

¹⁸⁶ 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增訂本）》，頁335。

（九）桐汭考

關於桐汭的位置，杜預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¹⁸⁷ 李吉甫（758-814）《元和郡縣圖志·江南道》廣德縣下：「桐汭水，在縣西五十里。《春秋》：『楚子期伐吳，至桐汭』，是也。」¹⁸⁸ 高士奇說：「今江南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經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為白沙川，亦曰綏溪，滙于丹陽湖，入大江，或謂之白石水。杜氏曰：白石之水衝突，則三湖皆為泛溢是也，桐汭之名因此。」¹⁸⁹ 顧棟高說：「哀十五年《傳》楚伐吳及桐汭，應在當塗、蕪湖二縣之間。」¹⁹⁰ 今人石泉主編《楚國歷史文化辭典》則列出二說：「舊說定在長江以南，今江蘇高淳縣一帶，今人或以為應與桐有關，位於淮南、江北地帶。」¹⁹¹ 後一說劉光亦同此說。之所以有後面這樣的觀點是因為《左傳》定公二年記載：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¹⁹²

¹⁸⁷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59，頁1034。

¹⁸⁸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卷28，頁685。

¹⁸⁹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3，卷11，頁517。竹添光鴻《左氏會箋》基本上抄錄此條內容。

¹⁹⁰ 〔清〕顧棟高撰，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2768。

¹⁹¹ 石泉主編，《楚國歷史文化辭典》，頁324。

¹⁹²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54，頁943。

杜預注：「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¹⁹³ 此戰役吳國最後主要是占了巢邑，《史記·吳太伯世家》則作：「取楚之居巢而還。」¹⁹⁴ 巢邑的位置，前文已指出即今六安東北，或者說是在今安徽省壽縣以南。以下筆者針對桐汭的問題提出二點補充說明：

1. 桐汭既然以「汭」為名，那麼此地至少有以桐為名的水流來匯流。然桐國故地並沒有一條桐水，反而江蘇高淳縣一帶有桐水，因此桐國故地是桐汭的可能性當排除。

2. 前文所引《左傳》定公二年材料，僅言吳師取下巢地，並沒有說桐國也被吳國取下。此時的桐國雖叛楚，但即便如此也未必在吳國的掌控下。楊伯峻說：「據宋王存等《元豐九域志》，桐，古國，世屬於楚。」¹⁹⁵ 以此而論，楚師進軍之地若僅達到桐國故地，基本上也未進到吳國境內，那麼陳閔公（？-478 B.C.）何必派「公孫貞子弔焉」，杜預注：「弔為楚所伐。」¹⁹⁶ 一般都是國家境內遭他國入侵才需派人慰問，如《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狄侵齊，因晉喪也。」同年冬，魯僖公（？-627 B.C.）「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¹⁹⁷ 此處也是因狄人入侵到齊國境內，故魯僖公才前往慰問。故這裡的桐汭勢必已深入吳國境內才能符合文意脈絡。¹⁹⁸ 若此，桐汭仍應以傳統的說法定在桐川入丹陽湖處，而非在桐城一帶（桐汭位置見圖十二）。

¹⁹³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54，頁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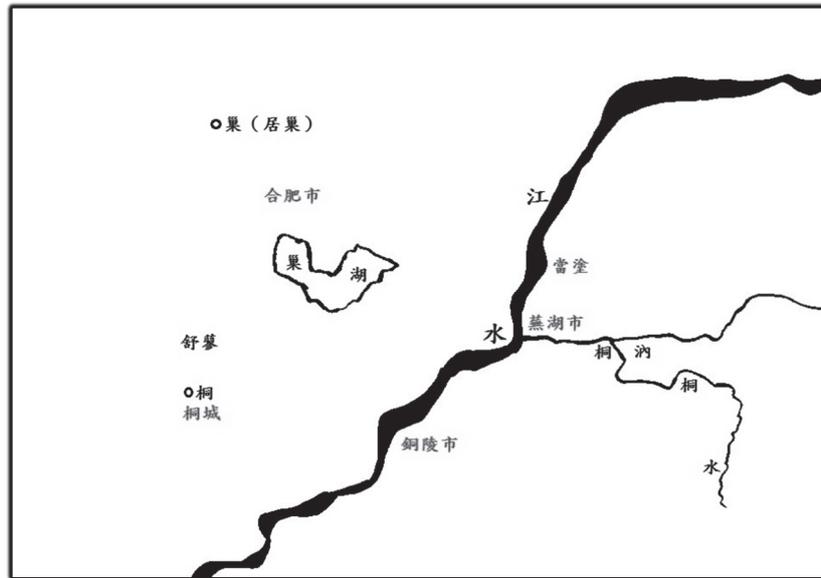
¹⁹⁴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楊海崢整理，《史記會注考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卷31，頁1734。

¹⁹⁵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1529。

¹⁹⁶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59，頁1034。

¹⁹⁷ 分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17，頁290；291。

¹⁹⁸ 高士奇即列入吳國，見〔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3，卷11，頁517。



圖十二：桐汭位置圖¹⁹⁹

(十) 沙汭考

關於沙汭位置，杜預注僅言：「沙，水名。」²⁰⁰《水經注·渠沙水》：「沙水東流注于淮，謂之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楚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楊守敬注：「《說文》所謂楚東沙水，蓋亦指此。」²⁰¹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說：「其沙水合淮之處當即沙汭矣，約在今霍丘縣境。」²⁰²當時吳國趁著楚平王(? -516 B.C.) 喪事而襲擊潛地，²⁰³ 之後吳師北上與楚師

¹⁹⁹ 圖十二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繪製，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原始社會·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冊1，頁29-30。

²⁰⁰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卷52，頁907。

²⁰¹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22，頁1923。

²⁰²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3，卷9，頁421。

²⁰³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

相遇於窮地。此時令尹子常（?-?）則率舟師赴沙汭救援。至於何以令尹子常的舟師會至沙汭一帶？其實跟當時的楚王都城所在地有關。根據清華簡《楚居》簡十二記載，楚平王時代都城位於「秦溪之上」。昭王初時又徙至「媯郢」。有關「秦溪」一地，整理者說：

秦溪即乾溪。《左傳》昭公六年：「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鐘。」同書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杜預注：「在譙國城父縣南。」即今安徽亳州市東南七十里，與城父村近。²⁰⁴

至於媯郢，整理者僅注地名，²⁰⁵ 並無進一步說明。張碩、肖洋則認為媯郢即城父，其地位於今安徽省亳州市利辛縣。同時他們也認為乾溪所在地也在今安徽省亳州市利辛縣。²⁰⁶ 當時楚平王已去世，剛即位的昭王（523-489 B.C.）未必馬上遷都至媯郢，即便他遷至媯郢，媯郢與乾溪的距離也相當接近（請參圖十三）。透過《楚居》材料再來看《左傳》此處記載，就不難理解何以令尹子常會率舟師順流至沙汭一地。至於李守奎認為「秦溪之上」當在涇水上游的澆水流域，²⁰⁷ 惟此地離沙汭甚遠，若楚軍要至沙汭一帶，得先北上接淮水流域，再順著淮水流域一路至沙汭處（請參圖十四）。再者，當時主要的戰場是在潛一帶，²⁰⁸ 楚師若真要率舟師遠赴救援，從澆水處一帶出發，只

冊 6，卷 52，頁 906。

²⁰⁴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 年），頁 189。

²⁰⁵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頁 190。

²⁰⁶ 分見張碩、肖洋，〈從《楚居》看楚昭王時代楚國都城的遷徙〉，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十集（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11 年），頁 73；79。

²⁰⁷ 李守奎，〈論清華簡中的昭王居秦溪之上與昭王歸隨〉，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研究》第一輯，頁 328。此資料感謝審查委員提點，於此謹致謝忱。

²⁰⁸ 黃鳴指出潛地在今安徽省六安市西南西淠河與東淠河交會之處。見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

需至穎尾處，²⁰⁹ 再接潁河南下至潛地，似不必遠至沙汭處。至於黃錫全認為秦溪有二個可能點：其一可能是黃羅崗城址，其二為監利縣的乾溪湖。²¹⁰ 惟此二地在滢水流域更西之處，接近湖北江陵一帶。若楚國都城在此，楚軍順著長江之處再北上似比較快，不必循著淮水流域行進至沙汭一帶。故從此次的戰局來看，筆者認為李守奎與黃錫全之說仍有討論的空間。至於「秦溪之上」之確切位置，筆者擬以另文探究，此處不再作細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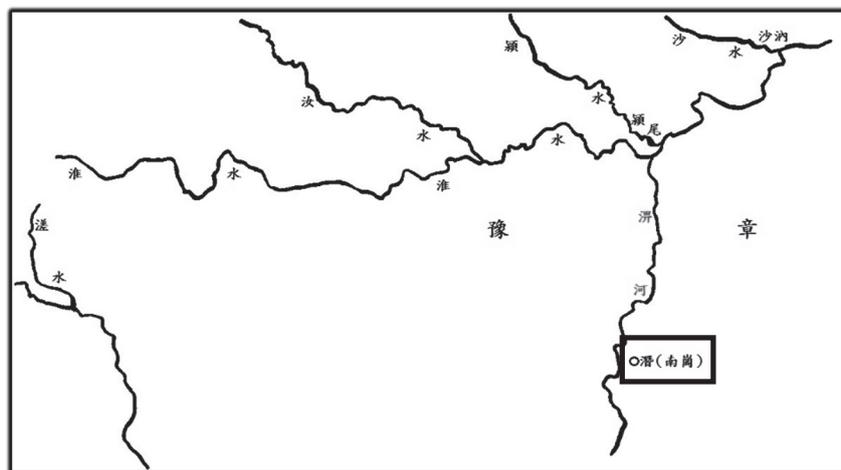
圖十三：沙汭位置圖²¹¹

志》，頁 205。

²⁰⁹ 黃鳴指出穎尾在穎水入淮水處，即今安徽省穎上縣沫河口村附近。見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頁 175。

²¹⁰ 黃錫全，〈秦溪、章華臺略議——讀清華簡《楚居》札記之二〉，收入羅運環主編，《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頁 193-195。此資料感謝審查委員提點，於此謹致謝忱。

²¹¹ 圖 13 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繪製，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原始社會·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冊 1，頁 29-30。



圖十四：澆水與沙水之相對位置圖²¹²

四、〈曾侯與鐘〉「汭土」考

〈曾侯與鐘〉：「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此淮夷，臨有江夏。」此段文字是春秋時人追述曾國西周初年的情況，雖然史料的時代背景是西周初年，但因銅器屬春秋晚期，故在用字譌詞上不免會用春秋時代的字詞，因此本文也拿來探究。銘文之「汭土」一詞，學者的解釋相當多。李學勤認為「汭」可讀為「澗」，所指為澗水，是曾國的核心地區。²¹³ 徐少華認為「『汭土』當指江漢之地或漢陽之域，與文獻所言的『漢陽諸姬』相呼應。」²¹⁴ 陳偉認為汭土讀作裔土，指邊地而

²¹² 圖 14 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繪製，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原始社會·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冊 1，頁 29-30。

²¹³ 李學勤，〈正月曾侯與編鐘銘文前半詳解〉，《清華簡及古代文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 年），頁 127。

²¹⁴ 徐少華，〈論隨州文峰塔一號墓的年代及其學術價值〉，《江漢考古》2014 年第 4 期，頁 79。

言。²¹⁵ 王恩田認為汭土之汭音近隨，汭土即隨國的本土。²¹⁶ 魏棟認為「葉家山曾國墓地的年代距離曾國始封年代很近，並且根據國君墓葬與都城臨近的一般規律，此地與曾國始封地『汭土』的空間關係應該十分密切。」²¹⁷ 黃鳳春則進一步認為「西周曾國初封時『汭土』之地，其地正好在漂水和潁水的交匯之處。」²¹⁸ 韓宇嬌認為汭土「可以理解成是兩條水系匯合之處」，至於汭土的位置基本上採黃鳳春的說法。²¹⁹ 筆者認為以上諸說中，魏棟、黃鳳春及韓宇嬌之說是可信的，且也符合上文所談的汭用法：位於兩條河流的交匯處，今再詳論之。

（一）「汭」字考釋

關於「汭」字，陳劍認為此「汭」或為「沃」字，²²⁰ 筆者這裡作一個簡單的說明。在楚文字中，汭字的偏旁「內」字作「𠂔」形，可以看出其與「夭」字的區別是中間的「一」形。夭字中間的「一」形大都呈現斜的。徐在國說：「『夭』字像人雙臂擺動，邁開雙腿作奔跑

²¹⁵ 陳偉，〈曾侯與鐘「汭土」試說〉，《江漢考古》2015年第1期，頁122。

²¹⁶ 王恩田，〈曾侯與鐘釋讀訂補〉，《商周銅器與金文輯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頁134。

²¹⁷ 魏棟，〈隨州文峰塔曾侯與墓A組編鐘銘文拾遺〉，《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年第9期，頁62。

²¹⁸ 黃鳳春，〈關於曾國的政治中心及其變遷問題〉，《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頁41；黃鳳春、黃建勛，〈關於曾國的政治中心及其變遷問題〉，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考古發現與研究》，頁284。

²¹⁹ 韓宇嬌，〈曾國銅器銘文整理與研究〉（北京：清華大學歷史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頁250。此資料感謝審查委員提點，於此謹致謝忱。

²²⁰ 引自董珊，〈隨州文峰塔 M1 出土三種曾侯與鐘銘文考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者評論 11 樓，<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339>，發表日期：2014年10月4日，瀏覽日期：2019年3月28日。

狀。」²²¹ 謝明文則說：「這應是『夭』字較早的寫法，整個字形表示在正面人形的腰部加了一斜筆，指示『腰』之所在，應是『要（腰）』的指示字。它之所以用一斜筆而不是用一橫筆作指示符號，可能是有意避免其字形與『矢』字相混。」²²² 依此條件再來看銘文的「𠄎」字，此字所从的「一」形是橫的，並非是斜的，故此字當釋為「汭」。且就古文字的夭字來看（如下表四），基本上夭所从的「一」形大都是斜的，僅有少數誤寫。秦簡〈秦原有死者〉的「沃」字作「𠄎」、
「𠄎」，兩者「一」的寫法就像橫的，故此細微的區別仍值得留意。今人在摹寫「夭」字時也出現這種誤摹的情況，如〈仲滋鼎〉（《陝西金文集成》1073，春秋中期）的𠄎字作「𠄎」形，²²³ 中間所从的「一」形顯然是斜的，但王輝《秦文字集證》卻摹成「𠄎」形（圖版十四），顯然不夠精確。²²⁴

其次，使用「沃土」一詞也未能具體指出南公宅居的實際地點，與下文「君此淮夷，臨有江夏」等句亦不相類。淮夷、江夏都是具體的名稱，江夏是江漢地區，淮夷在淮河流域。²²⁵ 故銘文若只用「沃土」一詞，語意上反而模糊，不若用「汭土」更能顯現其意。

²²¹ 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899。

²²² 謝明文，〈釋金文中的「𠄎」字〉，《商周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215-216。

²²³ 此字依謝明文〈釋金文中的「𠄎」字〉一文而釋，見謝明文，〈釋金文中的「𠄎」字〉，《商周文字論集》，頁212。

²²⁴ 王輝，《秦文字集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0年），圖版14。

²²⁵ 魏棟，〈隨州文峰塔曾侯與墓A組編鐘銘文拾遺〉，頁62。

表四：汭、内及从「天」之字

汭及内字			
			
曾侯與鐘 NB0488 春秋晚期	曾侯與鐘 NB0489 春秋晚期	徐子鼎 集成 2390 春秋中期	12113 鄂君啟舟節 戰國中期
			
清華簡 《太伯》11	清華簡 《晉文》2	郭店楚簡 《五》2	
从「天」的字			
楚系			
	郭店楚簡 《唐》11	清華簡 《說命》3	上博簡 《子羔》12
秦系			
	睡虎地秦簡 日書甲種 59 背	睡虎地秦簡 日書甲種 32 背	《秦印文字匯 編》，頁 296

三晉			
	NA1832 十六年守相鉞		

(二)「汭土」意考證

關於銘文中的南公，學者大都認定是周初的南公适（？-？）。²²⁶ 汭土為西周初年曾國營宅之處，故要了解此處的汭土所在地，得先探究西周早期曾國的疆域範圍為何？黃鳳春認為曾國都城從西周早期到戰國時期歷經四次變動，但「皆不出今隨州市境」。²²⁷ 依此，南公适所營宅之「汭土」，其範圍當然不會超出隨州境內。根據前文的論述，周人營建洛邑於洛汭，那麼同為姬姓的曾國當然也有可能營建都邑在汭處。張國碩指出：「中原地區早期城市的建造者對地貌條件的選擇較為嚴謹，遵循著一定的原則或規制。如城址多位於地勢較高的崗地或緩坡之上，瀕臨河流、湖泊或距河湖岸邊不遠的地方，城市周圍生態環境優越，多存在可以倚重的用於城市軍事防禦的大型自然屏障等。」²²⁸ 曾國都城的選址在水邊當然也是基於此考量。不獨中原各國建都選擇臨近水源，即便是戎人遷徙亦選擇離水源不遠之地，如前文所說的姜戎遷於渭汭處。其次，根據出土曾國銅器的分佈情況來說，確實大部分的銅器集中在潁水一帶，部分或北延可至澁水一

²²⁶ 黃鳳春、胡剛，〈再說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論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2014年第5期，頁42；笪浩波，〈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幾個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16年第5期，頁29。

²²⁷ 黃鳳春、黃建勛，〈關於曾國的政治中心及其變遷問題〉，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考古發現與研究》，頁286。

²²⁸ 張國碩，《中原地區早期城市綜合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頁180。

帶。²²⁹《左傳》莊公四年：「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此可見澆水離曾國並不遠。²³⁰ 但就西周初年的情況來看，當時的青銅器以分佈在今漂水一帶似較明顯，如葉家山曾國墓一般認定是西周早期的墓葬，其位置就在湖北隨州市東北，漂水在墓地東北部環繞，西部注入澆水（圖十五）。²³¹ 古代居住地與墓葬處往往不會離太遠，如同為姬姓的魯國，其墓葬就在曲阜城內。²³² 又如齊國大城內發現多處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的墓地，尤其是河崖頭墓地更是齊國故城內規格等級最高的齊國貴族墓地。²³³ 依此而論，西周時代曾國的都城基本上也不會離其墓葬太遠。而最符合西周初期的曾國都城即隨州廟臺子遺址，其位置在隨州市漸河鎮金屯村以西約 0.5 公里的一方形臺地之上，地處澆水北岸支流漂水東岸，²³⁴ 此地與葉家山相對位置如圖十五。考古學家再對廟臺子遺址作進一步分析，初步認為廟臺子遺址當即西周初年曾國的都城所在。²³⁵ 顯見所謂的汭土實際位置當即漂水與澆水的交匯處一帶所形成的隩處，而其都城廟臺子遺址就在此地不遠處。漂水古稱澆水，²³⁶《水經注·澆水》：「澆水又南逕隨縣注安陸

²²⁹ 關於曾國青銅器分布情況，詳見湖北省博物館等，《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頁 11。

²³⁰ 葉家山及隨棗一帶所出的曾國墓皆屬同一封國，且為姬姓，詳見徐少華，〈曾侯與鐘銘和曾（隨）若干問題釋疑〉，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五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 年），頁 169-182。

²³¹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 年第 7 期，頁 31。

²³²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魯國故城》（濟南：齊魯書社，1982 年），頁 21。

²³³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臨淄齊故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頁 546。

²³⁴ 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襄樊市博物館、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廟臺子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1993 年第 2 期，頁 1。

²³⁵ 方勤，〈曾國歷史的考古學觀察〉，《江漢考古》2014 年第 4 期，頁 112；方勤，《曾國歷史與文化——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頁 91。

²³⁶ 徐少華，〈古屬國歷史地理考異〉，《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頁 13。

也。南過安陸入于潁。」²³⁷ 故若以文獻的用語習慣，此地當可命名為「潁汭」。至於楊一波則認為「周王命曾國祖南公括至江水與夏水之匯流地區營宅建設，夏水即漢水之別名，故『江夏』即江漢。」²³⁸ 似認為汭土即漢水與長江匯流處，即戰國時代的夏汭。但根據考古材料來看，曾國南部最遠處僅達京山北部的漳河上游谷地，²³⁹ 根本不到江漢流域。且銘文是用「臨有江夏」來形容，並非營宅在此地，僅說曾國監視江夏一帶，故筆者不從此說。至於文獻中的「汭」字幾乎都是綴於河流名稱之後，這裡的「汭土」與傳統文獻的「某汭」在構詞方式上不同，是否意思上有別？筆者認為「汭土」當為「某汭之土」的省筆。「土」有土地的意思，²⁴⁰ 因此「某汭之土」即某汭之地。在一些古注中也曾使用「某汭之地」，如《國語·楚語》韋昭注：「五觀，啓子，大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²⁴¹ 《史記·夏本紀》記載：「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²⁴² 也有「某汭之所」的用法，如《括地志·媯州》：「媯州有媯水，源出城中，耆舊傳云即舜釐二女于媯汭之所。」²⁴³ 《尚書·堯典》作「釐降二女于媯汭。」²⁴⁴ 再者，本篇銘文主要以四字為句，加上押韻及對偶的關係，韓宇嬌說：「鐘銘至此為四字一句，以午、武、下、土等押魚部

²³⁷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32，頁2656-2657。

²³⁸ 楊一波，〈淺析曾侯與鐘銘「營宅汭土」之地理原因〉，《齊魯學刊》2018年第4期，頁49。

²³⁹ 張昌平，〈曾國的疆域及中心區域地域〉，《商周時期南方青銅器研究》，頁222。

²⁴⁰ 《尚書》：「錫土姓，祗台德先」，偽孔傳：「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見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1，卷6，頁91。

²⁴¹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484。

²⁴²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楊海崢整理，《史記會注考證》，卷2，頁109。

²⁴³ [唐]李泰等著，賀次君輯校，《括地志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卷2，頁108。

²⁴⁴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1，卷2，頁28。

韻。」²⁴⁵ 故此處或因此才省略作「汭土」，形成「汭」與「土」結合的詞語結構。出土文獻材料不但可以印證傳世文獻的語料，同時也現一些新的詞語結構，此處即將「汭」與「土」結合，豐富了我們對先秦時代與「汭」有關之語料知識。



圖十五：葉家山墓地與廟臺子遺址位置圖²⁴⁶

²⁴⁵ 韓宇嬌，〈《曾國銅器銘文整理與研究》〉，頁 149。

²⁴⁶ 圖十五參考方勤〈《曾國歷史的考古學觀察》〉一文繪製，見方勤，〈《曾國歷史的考古學觀察》〉，頁 110。

五、結語

春秋時代以「汭」為名的點，絕大部分是出現在南方楚文化區域較多，可能與南方水系較密集，河川交匯處較多有關，²⁴⁷ 僅有二處的汭在中原地區，如渭汭及洛汭。考察春秋時代以「汭」為名的點，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情況：

（一）河流交匯處所形成的隈曲地

1. 漢汭：指夏水和漢水交匯處，其位置在今鍾祥縣西北境豐山口南處。
2. 渭汭：指渭水匯入黃河一帶所形成的隈曲處，其地在今潼關縣匯入黃河處。
3. 羅汭：指古羅水注入淮水之處。
4. 夏汭：指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水之處。
5. 沙汭：沙水東流注入淮水之處。
6. 桐汭：桐川注入丹陽湖處。
7. 淮汭：指今河南省新蔡縣東南，汝水入淮水之處。

（二）河流與湖泊的交匯處

8. 豫章之汭：接近越國北境，在豫章南端施口與巢湖的交會處。

（三）河流以北之隈曲處

9. 洛汭：指洛水以北的隈曲處，切確位置當接近漢魏洛陽故城處一帶。

（四）其他（位置尚無法確指者）

10. 滑汭：位置可能靠近長江流域，廬江縣以東的地區。

汭不僅限於河流交匯處而已，還可擴大至河流以北之隈曲處，如

²⁴⁷ 劉玉堂、袁純富指出：「在楚國境內水系長度在 50 千米以上的河流，就約有 10,540 條，其中尤以戰國時楚國中西部的江漢平原和東部的江淮平原分布最為密集。」見劉玉堂、袁純富，《楚國水利研究》，頁 32。

洛汭即是這種情況，另外〈禹貢〉篇的渭汭也是如此。再者，從中也可見中原地區對「汭」的界定較寬泛，既可指兩河交匯處，也可以指曲流所形成的隈曲處，即凸岸為汭；但南方只用於河流交匯處或河流與湖泊交匯處而已。

至於〈曾侯與鐘〉之「汭土」，筆者從曾國的銅器分布及西周初年的都城考古情況來看，汭土當指在漂水與潁水交匯處一帶所形成的隈處，而曾國早期都城廟臺子遺址也在此地不遠之處，其情況屬上面的第一種情況，即河流交匯處所形之隈曲處。依文獻的命名習慣，此交匯處當可稱為「潁汭」。

（責任校對：葉人豪）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1，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
-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楊海崢整理，《史記會注考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漢〕孔安國注，〔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1，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
- 〔漢〕許慎撰，〔漢〕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6，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
- 〔晉〕陸機著，劉運好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
-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冊10，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唐〕李泰等著，賀次君輯校，《括地志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宋〕王應麟撰，張保見校注，《詩地理考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
- 〔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清〕丁壽徵，《春秋異地同名考》，《續修四庫全書》，冊 1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 4，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
- 〔清〕宋翔鳳撰，梁運華點校，《過庭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 〔清〕全祖望，《經史答問》，收入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 〔清〕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臺北：世界書局，1980 年。
- 〔清〕俞正燮撰，涂小馬等校點，《癸巳類稿》，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年。
- 〔清〕沈欽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收入宋志英輯，《《左傳》研究文獻輯刊》，冊 13，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 年。
- 〔清〕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冊 3，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
- 〔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二、近人論著

- 尹弘兵，《楚國都城與核心區探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王占奎，〈成周、成白、王城雜談——兼論宗周之得名〉，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五）：慶祝鄒衡先生七十五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572-580。
- 王克陵、潘晟、孫小珂，〈釋「滌」——中國先秦時期河曲地貌的述

- 稱》，《中國科技史料》2002年第1期，頁79-83。
- 王青，〈春秋後期吳楚爭霸的一個焦點——從上博簡《吳命》看「州來之爭」〉，《江漢論壇》2011年第2期，頁93-97。
- 王恩田，〈曾侯與編鐘釋讀訂補〉，《商周銅器與金文輯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 王振紅，〈居巢稱名的歷史文化論析〉，《淮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頁37-39。
- 王輝，《秦文字集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0年。
- 方勤，〈曾國歷史的考古學觀察〉，《江漢考古》2014年第4期，頁109-115。
- _____，〈《曾國歷史與文化——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 田成方，〈春秋時期「澨」的分布區域及其人文地理學內涵〉，《襄樊學院學報》2009年第9期，頁19-23。
- _____，〈鄧子妝戈的年代、國別及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5期，頁97-99。
- 丘光明，《中國歷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年。
-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 石泉主編，《楚國歷史文化辭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
- 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增訂本）》，台中：高文出版社，2004年。
- _____，〈《古代荊楚地理新探·續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
- 石繼承，〈加拿大蘇氏藏秦戈銘文補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5期，頁12-14。
- 朱鳳瀚，〈《召誥》、《洛誥》、何尊與成周〉，《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頁3-14。
- 向熹編，《詩經詞典（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 后曉榮，《戰國政區地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 李成，〈初探汭字在《尚書》、《左傳》中的解釋〉，《語文學刊》2011年第9期，頁87-88。
- 李守奎，〈論清華簡中的昭王居秦溪之上與昭王歸隨〉，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研究》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325-329。
- 李曉傑主編，《水經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
- _____，〈正月曾侯與編鐘銘文前半詳解〉，《清華簡及古代文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頁122-130。
- 吳良寶，〈戰國文字資料中的「同地異名」與「同名異地」現象考察〉，收入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五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頁59-74。
- 辛迪，〈春秋諸戎及其地域分布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4期，頁71-81。
- 尚洋，〈《春秋》經傳的鐘離地望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7年第3期，頁90-95。
- 何光岳，《楚滅國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何浩，〈《左傳》「夏汭」考〉，《江漢論壇》1987年第8期，頁69-74。
- _____，《楚滅國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89年。
- 辛德勇，《石室賸言》，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孟文鏞，《越國史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年。
- 姚亦鋒、陶瀟男、黃燕，〈洛陽古都地理景觀變遷研究〉，《中國名城》2015年第4期，頁54-60。

-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
- _____，《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_____，《論隨州文峰塔一號墓的年代及其學術價值》，《江漢考古》2014年第4期，頁76-84。
-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徐少華，《曾侯與鐘銘和曾（隨）若干問題釋疑》，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五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頁169-186。
- 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
- 徐昭峰，《東周王城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
- 馬世之，《虢國史迹試探》，收入李久昌主編，《虢史與虢文化研究》，鄭州：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年，頁114-118。
- 馬保春，《晉國地名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
- 陳立柱，《楚淮古地三題》，《江漢考古》2010年第1期，頁84-90。
- 陳立柱、呂壯，《古代淮河多種稱謂問題研究》，《史學月刊》2011年第11期，頁37-47。
-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
- 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
- 陳偉，《楚東國地理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
- _____，《曾侯臯編鐘「汭土」試說》，《江漢考古》2015年第1期，頁121-123。
- 陳懷荃，《州來、豫章和壽春城的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2期，頁189-200。
- 晏昌貴，《北大藏秦水陸里程簡冊所見的漢江水道與津渡》，收入樓

- 勁、陳偉主編，《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頁50-59。
- _____，《秦簡牘地理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
- 高崇文，〈曾侯與編鐘銘文所記吳伐楚路線辨析——兼論春秋時期楚郢都地望〉，《江漢考古》2015年第3期，頁82-85。
- 晁福林，《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 凌禮潮，〈楚國「麻邑」考〉，《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頁71-75。
- 郭勝斌，〈汭羅羅子國城遺址考古研究〉，《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五輯，合肥：黃山書社，2003年，頁138-155。
- 張正明，《楚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 張志鵬，〈吳越史新探〉，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論文，2012年。
- _____，〈《春秋》經傳所見「鍾離」為三地考〉，收入闕緒杭主編，《鍾離君柏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頁502-506。
- 張昌平，〈曾國的疆域及中心區域〉，《商周時期南方青銅器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214-239。
- 張玲，《秦漢關隘制度研究》，開封：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論文，2012年。
- 張國碩，《中原地區早期城市綜合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
- 張碩、肖洋，〈從《楚居》看楚昭王時代楚國都城的遷徙〉，收入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十集，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11年，頁72-93。
- 許宏，《先秦城邑考古》，北京：西苑出版社，2017年。
- 笄浩波，〈多維視野下的春秋早期楚國中心區域——清華簡《楚居》之楚王居地考〉，《長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17年第4期，頁

25-36。

_____,〈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幾個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16年第5期,頁23-30。

崔恒升、顧天豪,〈鵲岸考略〉,《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頁87-90。

童書業著,童教英校訂,《春秋左傳研究(校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217。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黃錫全,〈楚武王「郢」都初探——讀清華簡《楚居》札記之一〉,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研究》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261-273。

_____,〈秦溪、章華臺略議——讀清華簡《楚居》札記之二〉,收入羅運環主編,《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189-196。

黃懷信,《小爾雅匯校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黃盛璋,〈再論鄂君啟節交通路線復原與地理問題〉,《安徽史學》1988年第2期,16-31。

黃鳳春,〈關於曾國政治中心及其變遷問題〉,《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40-46。

黃鳳春、黃建勛,〈關於曾國政治中心及其變遷問題〉,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282-292。

黃鳳春、胡剛,〈再說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論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2014年第5期,頁41-45。

楊一波,〈淺析曾侯與鐘銘「營宅汭土」之地理原因〉,《齊魯學刊》2018年第4期,頁48-50。

- 楊伯峻、徐提編，《春秋左傳詞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趙平安，〈試釋《楚居》中的一組地名〉，《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續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201-208。
- 趙曉軍，《先秦兩漢度量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
- 劉玉堂、袁純富著，《楚國水利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
- 劉光，〈清華簡《繫年》「南懷之行」考論——兼說楚靈王時期的吳楚關係〉，《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頁111-114。
- 劉博，〈古豫國遷播初探〉，《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5期，頁148-152。
- 韓宇嬌，《曾國銅器銘文整理與研究》，北京：清華大學歷史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 鄭威，〈《靈王遂申》與春秋后期楚國的申縣〉，《江漢考古》2017年第5期，頁117-123。
- 錢穆，《古史地理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
- 謝明文，〈釋金文中的「盞」字〉，《商周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魏棟，〈隨州文峰塔曾侯與墓A組編鐘銘文拾遺〉，《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年9期，頁58-64。
-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原始社會·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冊1，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
- 顧頡剛，〈從古籍中探索我國的西部民族——羌族〉，《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1期，頁117-152。
-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臨淄齊故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魯國故城》，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

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襄樊市博物館、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廟臺子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1993年第2期，頁1-10。

湖北省博物館等，《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31-52。

虢國博物館編著，《虢國墓地出土青銅器（一）》，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

〔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

三、網路資料

董珊，〈隨州文峰塔 M1 出土三種曾侯與編鐘銘文考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者評論 11 樓，<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339>，發表日期：2014年10月4日，瀏覽日期：2019年3月28日。

_____，〈讀清華簡《繫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752>，發表日期：2011年12月26日，瀏覽日期：2019年3月28日。

中國地理成因，<http://www.tlsh.tp.edu.tw/~t127/chinageo/chinageo03.htm>，瀏覽日期：2019年3月27日。

An Investigation of Place Names with the Character *Rui*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cluding a Discussion of the Term *Ruitu* from “Marquis Zeng and Chimes”

Hsuan-Wei Chen*

Abstract

The places named with the character *rui* 汭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e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s of the Chu cultural zone, and the use of the term was tied to the dense river systems of the area. Only two locations with the character *rui* – Weirui 渭汭 and Luorui 洛汭- are found in the Central China region.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rui* was used to demarcate places with the following topographical features: (1) river intersections or bends formed at intersections; (2) intersections of rivers and lakes; (3) bends located on the northern side of rivers; (4) other (where the position cannot be confirmed). The term *rui* was thus not limited to river confluences, but could also be applied to river bends on the northern side of rivers, as in the case of Luorui 洛汭. As for the *ruitu* 汭土 from “Marquis Zeng and Chimes,” 曾侯與鐘 the distribution of bronzes from Zeng and the archa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capital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indicate that the term *ruitu* refers to the bend form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Piao and Yun rivers. The Miaotaizi 廟臺子 ruins are not far from this location, and can be categorized as belonging to a river intersection or ben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ormed at a confluence. According to the naming conventions found in extant documents, the area at this intersection can be referred to as Liaorui 漻汭.

Key word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ruì* 汭, intersections, rivers, *ruitu* 汭土